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悲莫悲兮生离别” ——唐宋离别诗词比较

科目编号：UASZ3063

学生姓名：蔡长娣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志敏 师

呈交日期：15/04/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范围.....	3
第三节 研究背景与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7
第五节 研究难题.....	8
第二章 “离别”的界定.....	9
第一节 “执手相看泪眼”——离别之际.....	12
第二节 “别后长相忆”——离别之后.....	15

第三节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阴阳相隔.....	20
第三章	唐宋离别诗词的相同点.....	25
第一节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同小异的送别方式.....	26
第二节	“立象以尽意”——时空背景之同.....	40
第三节	“亲”“友”“恋”“乡”——不变的抒情对象.....	59
第四章	唐宋离别诗词的差异同点与成因.....	68
第一节	“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格调之异.....	69
第二节	由“情”至“愁”——情感指向的转变.....	84
第三节	“男”与“女”——抒情视角之变换.....	88
结论	100
参考书目	102

“悲莫悲兮生离别”

——唐宋离别诗词比较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¹离别为人生中必经之哀痛的事。唐代离别诗开创了离别诗歌的高峰，两宋离别词承前启下，对研究离别这一命题的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异同也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将从送别方式、意象、情感及风格表现等方面对唐宋离别诗词进行比较，当中结合相关诗人和作品，看出唐宋离别诗词的异同。本文也以历史背景和唐诗宋词的诗体为基础，来探求唐宋边塞诗词的差异点之成因。

论文的第一章，本文主要着墨于比较唐宋两代离别诗词的异同之处。当中会先对唐宋离别诗词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此章也分析不同类型的离别，离别之时所带来的依依不舍之情、离别之后所带来的思念的痛苦和对死别中已经逝去的情感无法挽回的后悔等。这样一来更能明显地点出诗词所体现的离别之情。

接下来的一章，本文将论述唐宋离别诗词的相同点，分别是大同小异的送别方式、时空背景和抒情对象。中国的文学题材尽管经历了唐、宋两朝的变换与更替，其中离别所蕴含的情感、离别抒情的对象及文学作品引用的时空背景总是围绕着月夜、春季、秋季和黄昏等等。透过这些时空背景的描绘，更能反映当时的离别之情，而描写景色也是诗歌能够“景中寓情”及常用的表现手法。在抒情对象方面也离不开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亲人、恋人、友人和故乡。

论文的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则对唐宋边塞诗词的差异点和成因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本文将以时代底下的唐宋离别诗词风格、情感指向和抒情视角的转变来展开离别诗词差异点的比较。虽然抒情的对象或送别方式经历了唐、宋两朝，依然

¹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江淹《别赋》，《文选》第2册，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756。

能够保持不变，但唐诗与宋词毕竟是两个时代的文学模式，时代的变迁，难免使文学作品的风格、视角及情感产生一些变化。基于这一点，本文将对这三方面的变化进行比较，并探讨其变化形成的因素。

唐宋两代是作为纵向比较的最佳时期的原因在于唐诗和宋词历来会被同时提及且作一番比较。然唐宋离别诗词作中的变化差异是值得探讨的。唐宋离别诗词比较的目的并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当作不同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比较并通过比较可以更加全面地窥探出唐代离别诗和宋代离别词的特点。

致谢

本论文之可以顺利撰写完成，必须感谢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林志敏老师。老师非常耐心与细心的指导我，并指出我的不足之处。与老师的谈话，都使本人获益良多。

刚开始面对多如繁星的题目是，没有主见的我十分彷徨迷茫，不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并且具有研究价值的论文题目之际，老师的开导和建议让我顿时开窍，决定往诗词歌赋这一门学问专研。对于老师所给予的这一份支缓和鼓励，我只能致以万分谢意。此外，也十分感谢其他老师如林良娥老师和莫德厚老师，在参考资料上的协助。

家人对我的关怀让我更加专注撰写此论文。偶尔在论文上遇到问题或感到压力时，家人的一通来电，一声问候，一份安慰是我重新振作，继续完成这一任务的动力，他们的关心使我感到温暖——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的。

同学们给予的激励和帮助这一份情谊，我并不能忘怀。当在撰写这一份论文之际，一旦他们发现有适合我论文题目的资料都会与我分享。在我需要帮忙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及勉励，谢谢！

第一章 前言

古人说“悲莫悲兮生离别”¹，离别由古至今从未断绝。虽然现代社会进步神速，离别后还可以通过资讯与亲朋好友联络，但是离别总是伤感的，无论时代在如何进步，在面对离别之际，人们终究还是会依依不舍；离别之后也免不了会思念对方。现代亦如此，更何况在交通资讯不繁荣的古代社会，生离差不多等同于死别，正如李商隐所言：“相见时难别亦难”²其中原因在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³。而这种感伤情怀如何宣泄？诗与词便是他们的宣泄工具，所以在唐诗宋词中所流露出的离别之情，一点儿也不虚假。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戎、乡旅、迁谪、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⁴；钟嵘《诗品·序》亦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妇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归；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⁵依他们看来，诗乃是感于事物兴发真感情，然离别哀怨所发之诗歌，其情必然

¹ [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72。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6219。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二四，页2408。

⁴ [宋]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98。

⁵ [南朝梁] 钟嵘著，古直笺，曹旭导读，曹旭整理集评：《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2。

真切。证之以唐宋离别诗词，则“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⁶“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⁷“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⁹“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徘徊，别语愁难听”¹⁰“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¹¹等，无不以感情真切见长。正是这一份真情才有咏唱不衰的离别诗词。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中国诗词多不胜数，何以对离别诗词进行研究？离别题材占诗词中最大部分，大多诗词都用以抒发思念、离别、愁怀等情感，是诗人或词人宣泄情感的最佳管道。同时，离别所带来的郁闷及痛苦，不仅使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共鸣，同时也为后世的人们所津津乐道。

离别虽然带给人们痛苦，也令相爱的恋人、感情深厚的朋友或家人之间形成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正因为这种情感的痛，它就具有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是文学作品中的最高境界。诗人或词人通过种种叙事及表现手法，不但使这些诗词具有情

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二，《全唐诗》第2册，卷一四三，页1449。

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王维《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八，页1306。

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贾至《巴陵夜别王八员外》，《全唐诗》第4册，卷二三五，页2595。

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柳永《雨霖铃》，《全宋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26。

¹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周邦彦《蝶恋花》，《全宋词》第2册，页791。

¹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王观《卜算子》，《全宋词》第1册，页337。

感逼真的描绘，也丰富了诗词的情感蕴含。换句话说，没有了离别，就缺乏了诗词丰富的题材，离别恰恰成为了诗词重要的题材。

诗人或词人多是为了离别之情，在苦于没办法宣泄情感之下，将这种苦闷融入诗词中。这么一来固然能够寻找发泄情感的正当途径，同时也能够为文学带来极大的贡献。基于这一点，本论文才必须探讨中国经历了唐、宋两代，但离别题材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的因素，并对当中产生的变化进行异同之比较来看出两代离别诗词的特点。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本论文研究的课题是“唐宋离别诗词比较”，因此会选择把研究范围锁定在关于离别题材及元素的诗词作品予以进一步的剖析，然后再针对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唐宋诗词的离别题材多不胜数，而离别又可分为离别之际、离别之后与死别。本论文所选择的诗词都必须具有这些思想蕴含及情感表达，方能进行离别诗词的比较。

至于比较方面，本论文分别从相同点及差异之处进行更深层的比较。离别诗人或词人在离别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情感是如何地难离难舍、使用的意象是否相同或不同、抒发离别情感的对象大都属于何人等等。在进行各个方面比较的同时，本论文也探讨离别诗词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地方，当中不难发现无论是诗还是词所表现的离别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此外，离别诗词的抒情对象总围绕着恋人、

朋友、故乡和亲人等等，唯有这些对象方能引起诗人与词人的思念之情，而思念之情的产生总是离别之后所酝酿而成的情感效果，两者之间可谓息息相关。

虽然他们所写之诗词的主题一样，但身处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之下，都会影响诗人和词人的格调、情感指向和叙述视角，使之产生有明显的变化。当然其中诗体和词体本身的不同也会让同样主题的诗词叙述，流露出不同的韵味。

第三节 研究背景与回顾

若要以唐代离别诗和宋代离别词研究唐、宋两代离别词的异同点，那研究范围牵涉不单单只是美学也包含了两代历史背景等相关资料。透过资料的搜集及对比，从中方可看出异同点。搜索所得，前人在唐代离别诗和宋代离别词的著述如：在相关研究方面针对宋词美学有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¹²中主要探讨词体的本质特征，其中第七章则针对 风格·以时代而论的风格 这中心，做出概述性的介绍；邓乔彬《唐宋词美学》¹³对唐五代宋词的艺术特性与个性作为讨论中心，其第二章 唐宋词的题旨原型·伤春、伤别 说明了人生感情的原型，即离别的伤感和暮春的惋惜；王兆鹏《唐宋词名篇讲录》¹⁴对离别词、悼亡词、山水词等主题做出一番论述，其中第二讲 离别词 则着重讲述对几位词人之词；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

¹² 吴惠娟著： 风格·以时代而论的风格 ，《唐宋词审美观照》，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18-234。

¹³ 邓乔彬著： 唐宋词的题旨原型·伤春、伤别 ，《唐宋词美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页40-63。

¹⁴ 王兆鹏著： 离别词 ，《唐宋词名篇讲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7-45。

探幽》探讨抒情美学问题，第五章的“儿女柔情”环绕着儿女心之美和离愁别绪之柔性的典范为出发点。

至于唐诗方面则有书籍：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¹⁵主要着墨于唐诗意象方面；刘洁《唐诗题材类论》¹⁶中介绍了好几种唐诗题材如边塞、山水田园、爱情等等，其中第一章“论唐代送别诗”谈及了唐代送别诗的繁兴、情感特征、抒情艺术和审美意象。

有些书籍既说唐亦谈宋，如谭德晶《唐诗宋词的艺术》¹⁷作者意在抓住唐诗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加以论析；尚永亮《唐宋诗分类选讲》¹⁸试图把作品赏析、题材流变和类型分析结合起来，第一章“赠别思归”则带出了赠别思归的演进历程、类型、格调和产生的原因；蔡镇楚和龙宿莽所著的《唐宋诗词文化解读》¹⁹是从文化角度，对唐宋诗词予以文化阐释。

搜索期刊论文所得的相关资料有：殷宪“唐诗别离诗漫谈”²⁰主要谈及唐别离诗中主题赖以生发的意象和唐几位著名诗人的别离诗；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²¹论述了古代“折柳赠别”民俗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折柳”在离别诗词中的内蕴；郑玉梅“浅析唐宋离别诗词的抒情模式”²²是通过抒情人物关系和抒情视角的角度阐述不同风格的唐宋诗词的离别模式。崔柳青“浅析宋词中表示‘离别’

¹⁵ 傅道彬著：《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¹⁶ 刘洁著：“论唐代送别诗”，《唐诗题材类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页9-69。

¹⁷ 谭德晶著：《唐诗宋词的艺术》，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¹⁸ 尚永亮主编：“赠别思归”，《唐宋诗分类选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页23-64。

¹⁹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²⁰ 殷宪：“唐诗别离诗漫谈”，《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1期，页19-25。

²¹ 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安顺学院学报》2007年第9卷第1期，页10-11。

²² 郑玉梅：“浅析唐宋离别诗词的抒情模式”，《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页68。

的主要意象²³是对古代词中主要的离别意象如“柳、草、亭”等进行分析；董武

略论唐诗中的赠别诗²⁴通过对赠别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及其类型和特色的论述，发掘其审美价值。

肖瑞峰 酒与别离诗词²⁵是以酒这一意象在别离诗词中扮演的角色和内在意蕴；张玉璞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²⁶以时代的背景来探讨宋词中“伤春”和“悲秋”心理；刘春生 千愁百怨寄秋情——宋词中的“悲秋”主题²⁷是从“悲秋”的形成原因、特点及所反映心理三方面来探讨；刘艳 浅谈古代诗词中的月亮意象²⁸分析月亮的一系列象征，如情思、故乡、哲理和人格化身，从中发掘其意象的蕴涵；胡花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又销魂”——试说中国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的相思情结²⁹试从“黄昏意象”的由来、发展和所包含的相思情感着手探讨此课题；海刚 浅析盛唐诗歌中的黄昏意象³⁰通过黄昏意象表达了盛唐诗人功业未成的失落之情、孤独漂泊的相思之情，揭示了盛唐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倾慕之情及对个体生命的思考。

²³ 崔柳青： 浅析宋词中表示“离别”的主要意象 ，《安徽文学》2009年第7期，页96。

²⁴ 董武： 略论唐诗中的赠别诗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页48-52。

²⁵ 肖瑞峰： 酒与别离诗词 ，《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2期，页42-47。

²⁶ 张玉璞：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页63-68。

²⁷ 刘春生： 千愁百怨寄秋情——宋词中的“悲秋”主题 ，《北方论丛》2007年第2期，页18-20。

²⁸ 刘艳： 浅谈古代诗词中的月亮意象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8卷第1期，页18-20。

²⁹ 胡花：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又销魂”——试说中国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的相思情结 ，《安徽文学》2006年第9期，页3-4。

³⁰ 海刚： 浅析盛唐诗歌中的黄昏意象 ，《昌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页68-71。

从上述的论文所得，目前仍然没有将唐代离别诗和宋代离别词作为比较的研究，所以这也是激起本文想做这方面研究的原因。综合上述的研究回顾，离别这一方面的研究依旧有许多地方可以加强和探讨。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了三种研究方法，即文本细读、社会历史研究法以及叙事学研究法。在论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大量的蒐集相关资料后，首先阅读关于离别诗词的渊源，并将“离别”做界定。再看唐、宋代离别诗的资料，如离别诗词中的生发意象等并从中发掘出其共同点，如同样的时空意象和送别方式，并且将其分门归纳与分解。为了确定所得的资料或作品引用符合本论文，须阅读相关的诗词作品并以《全唐诗》和《全宋词》为中心。将所相关的作品挑出，以作为本论文的蓝本。同时也思考两代作品不同格调等背后的原因。

第三章则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即探讨唐宋离别诗词的差异点背后的原因。格调和情感指向的变化，缘由在于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的不同。唐代尤其初盛唐国强安宁，其时代的诗人的格调较为浪漫与潇洒；南宋经历靖康之耻后，文人雅士的格调都转换为悲痛愤怒。在这一部分，本文须搜索并细嚼唐、宋两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资料，以便可更深入探讨。

第三节则通过叙事学研究法，研究唐、宋两代离别诗词中叙事视角的转换，如在唐、宋两代的作品中虽皆有男性与女性视角，但其中男性视角下的描写是有不同

的，唐代的刻画主要于情之深，哀而不怨；宋代则着重于内心感受，委婉的抒发离别之际或之后，使其内心的忧与愁，显现得更为细腻，似乎可以触摸得到。本文希望从多种面向的研究方法，取得高研究成效。

第五节 研究难题

在搜索前人研究资料之际，本文发现离别诗词虽然多，但大多数都是单单论述唐代离别诗或宋代离别词的意象，如“柳”“夕阳”“酒”“月夜”等等。当然有些书籍如《唐诗宋词的艺术》《唐宋诗词文化解读》有略论到唐诗和宋词在诗体和词体上的基本知识，启发本文在做两者之间比较时的概念，但是并非完全涉及这课题，所以必须靠自己揣摩和研究。然真正类似比较唐宋离别诗词这门课题可说是“零搜索”。面对多如繁星的离别诗词、相隔几千年的时代背景、零散的资料、浩大的范围，刚开始让本文无从入手，经过林老师循循善诱的指导，才理出些头绪。由于前人并无对“离别”做出一个界定，因此本文必须从模糊的概念中，梳理出一个确切的概念，方能进行接下来的研究。而在将两代离别诗词归类和分析方面确实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以免归类错误。

第二章 “离别”的界定

中国农耕生活的背景造成汉民族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群体意识，所谓的“使民垂死而不远徙”³¹、“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³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第六》更是强调：“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³³对离乡背井，竟然如此沉痛！亦不轻别。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³⁴，其“士”意识也就是一种“游子”意识，远游四方、别亲求仕是他们人生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古人为了求仕不得不暂离家园；为了从军服役不得不别妻离子；为了赴任迁谪，不得不离乡背井。虽恋其故土，但身不由己，别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离别必然染上了感伤的色彩。所以，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二道出了：“离别苦多相见少”³⁵的人生感悟。离别本来就是人间最为痛楚的体验之一，渗透了对人生滋味的痛切感受，独抒性灵的诗歌创作自然也以此为重要题材。

《诗经》中的《邶风·燕燕》《邶风·击鼓》《秦风·渭阳》等诗都可以说是中国离别诗的滥觞。《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颀之颀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³⁶是一篇送别亲人的诗歌。朱熹《朱子语类》论《邶风·燕燕》曰：“由其有塞渊温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

³¹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八十章，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309。

³²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王粲《登楼赋》，《文选》第2册，卷一一，页409。

³³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83。

³⁴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宪问第十四》，《四书章句集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49。

³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六五，页4123。

³⁶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22-123。

不忘，则见戴妫平日于庄姜相劝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归而爱之若此，无非情性之正也。”³⁷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它的精神出。而《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³⁸则表现甥舅之间的深厚情谊。屈原的《楚辞》中并无专写离别，但他的诗歌中也有涉及离别场面，如“手交分东西，送美人南浦”³⁹、“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⁴⁰的人生感叹，带有一定离别时的成分，将离别时分的这种凄然感受转化到诗的艺术表现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送别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离别诗也就渐渐丰富起来。《古诗十九首》的开篇便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⁴¹，离情别绪已成《古诗十九首》的主旋律。

建安时期的曹植《赠白马王彪》⁴²，王粲《赠士孙文始》⁴³，刘桢《赠徐幹诗》⁴⁴等诗，或写兄弟之间的生离死别，或送友人，或同僚分袂，能够敏锐把握人们对生离死别及生命意义思考。如曹植《送应氏》：“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⁴⁵将个人生活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表现出其视野之广阔，也进一步提升了离别诗的

³⁷ [宋]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103-2104。

³⁸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433。

³⁹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九歌第二·河伯》，《楚辞补注》，页78。

⁴⁰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九歌第二·少司命》，《楚辞补注》，页72。

⁴¹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九，页1343。

⁴² 《赠白马王彪·序》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即言兄弟之离情。[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四，页1122。

⁴³ 《赠士孙文始·序》言：“及天子都许昌，追论诛董卓之功，封萌为澹津亭侯。与山阳王粲善，萌当就国，粲等各作诗以赠萌。”是写同僚之分袂。[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三，页1105。

⁴⁴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是写对好友的思念。[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三，页1113。

⁴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零，页974。

思想境界与艺术品位。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⁴⁶形象如绘，情意洒脱；陶渊明《于王抚军座送客》：“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⁴⁷自如的以景物渲染离别气氛，融情于景。

历仕宋、齐、梁三朝的诗人江淹，他在贬谪建安吴兴令中写下了《别赋》，在作品中发出了这样的沉重之音：“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⁴⁸。而庾信在《小园赋》谓“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寸断”⁴⁹人们生命迫促和岁月无情的悲哀，往往与山川阻隔、人世离散的悲哀交织在一起。难怪江淹会感叹“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⁵⁰特别是在贬谪背景下的送别，就不仅对于诗人来说有了新的心境，对于诗作来说也就有了新的诗境。

至唐代，士林漫游风气兴盛，人们聚散离合的机率大幅度增加，离别诗也空前的繁荣起来。其内容除了表达难以割舍的离情别绪之外，还常常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及社会关注，并涌现出一大批擅写离别诗的作家如李白、王维、王昌龄、柳宗元、李商隐等等。进入宋代，虽缘于社会原因，漫游之风不如唐代，但流风依存，宦游情形依旧，离别词仍缕缕不绝。但其词风不如唐代离别诗之恢弘之气，离别词多为染上忧伤和悲怆之音，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

⁴⁶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三，页1129。

⁴⁷ [晋] 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134。

⁴⁸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0。

⁴⁹ 黄岳洲、茅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页36。

⁵⁰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江淹《别赋》，《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6。

离愁别绪的诗词，按照离别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生离和死别。其中生离又可细分为离时和别后。离别诗词中宾主两相分别一事，若加细分，也有离别、送别之异，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此“别”又包括了离时与“别后”，为了行文的便利，本文一般都用离别诗词一词，这会比较全面地兼顾离别双方，并包含了别后抒写。

第一节 “执手相看泪眼”⁵¹——离别之际

离前至离别之际这一段时间，离人和送行人之间的心情即沉重又不舍。想至别后难以再相会，遗留下来的是孤寂的一个人，心中那一片煎熬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以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友情送别及宋贺铸《芳草渡》的夫妻送别为例，见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关系，离别之际所流露出的不同情感。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刚出四川不久，当年风华正茂，只有 28 岁，孟浩然则比他大 11 岁⁵²，两人都十分投缘，有李白《赠孟浩然》为证：“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⁵³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李白在离别之际为孟浩然写下这首充满诗意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⁵⁴

⁵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柳永《雨霖铃》，《全宋词》第 1 册，页 26。

⁵²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页 304。

⁵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六八，页 1733。

⁵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七四，页 1790。

此诗之起点和终点是随孟浩然一起在两地间徘徊。“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恋恋不舍的向西边辞别具有传奇色彩的黄鹤楼⁵⁵，在烟雾迷蒙、繁华似锦的三月向扬州出发。这样的离别一开始就充满着诗情画意，一扫前人离别诗的黯然忧伤。意境的优美和文字的绮丽使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大赞“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为“千古丽句”⁵⁶。

离别始终都会带有不舍之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将诗人的这一情感表露出来。于字面上来看，其意为一片孤帆在诗人的眼帘鼓荡，继而成为远方若隐若现的影子，消失在碧空的尽头。本文认为，此句也可说为：在千帆竞发的长江上，诗人唯独目睹其“孤帆”原因在于，其帆承载着与诗人有深厚情感的孟浩然。无论是孟浩然的孤独的离去，还是留下孤寂的诗人，总之离别使两人变孤单，故曰“孤帆”。诗人离别深情就从对一片孤帆的关注至远影到碧空尽，最后剩下长江天际流，这空间的移动乃至时间的推动形象的展现出来。

而贺铸的《芳草渡》是以女子的声口，委婉曲折地写出夫妻间离别时难舍难分的情景：

⁵⁵ 武昌西有黄鹤山，山西北有黄鹤矶，峭立江中。矶上有黄鹤楼，故址在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桥头。在楼上俯仰江汉，极目千里。传说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故名。王洪、田军主编：《唐诗百科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页1275。

⁵⁶ [清] 蘅塘居士著，[清] 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页284。

“留征辔，送离杯。羞泪下，撚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秦筝雁促，此夜为谁排？

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和烦恼，寻个便，送将来。”

57

恩爱夫妻，一旦离别，肯定会有许多眷恋和缠绵。从行前之彻夜话别、收拾行装至临行之长亭离宴、郁郁寡欢，到最后“执手相看泪眼”都是常见的夫妻离别情景。而此词也一样，妻子对丈夫苦苦挽留，“留征辔，送离杯”频频劝饮，凸显出其心里渴望丈夫的留下。但离别势在必行，所以她只能“羞泪下，撚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未去先问几时归写尽了痴情女子的情怀。李维新赏析此词时说道：“词人突出了妻子一‘留’、一‘送’、一‘泪下’、一‘撚’、一‘问’五个动作，从容写来，有条不紊，细腻熨贴，婀娜风流，真可谓‘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语言外’”⁵⁸将妻子面对离别时的表情动作写得具体可触。

临行之际，妻子对丈夫的叮咛嘱咐：“相思成病底情怀？和烦恼，寻个便，送将来。”希望丈夫相思成病的情怀和烦恼都远寄给自己。这样一来，可以让丈夫向她倾吐心中的郁闷，为丈夫承担所有的相思和烦恼。“前人评词有‘浓妆’‘淡妆’‘粗服乱头’之说，方回此作，真可称得上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⁵⁹全词不雕琢，朴实无华，却能流露出妻子对丈夫浓浓的情意，委婉的将夫妻离别之际的关怀和感伤凸现出来，这份情意和婉约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友人洒脱的离别是全然不同的。

⁵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贺铸《芳草渡》，《全宋词》第1册，页674。

⁵⁸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页927。

⁵⁹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928。

第二节 “别后长相忆”⁶⁰——离别之后

分别那刹那间是短暂的，遗留于离人与送行人的无穷的思念和孤独的煎熬。在描写离情别绪的诗词中就以这一时段的诗词数量最多。如：

“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⁶¹（唐刘长卿《代边将有怀》）

“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⁶²（唐白居易《寄湘灵》）

“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⁶³（唐吕群《题寺壁二首》）

“兄弟断消息，山川长路歧。”⁶⁴（唐齐己《怀从弟》）

“明月不知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⁶⁵（宋晏殊《鹊踏枝》）

“离愁渐行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⁶⁶（宋欧阳修《踏莎行》）

“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⁶⁷（宋陆游《蝶恋花》）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⁶⁸（宋吴文英《风入松》）

⁶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2册，卷八二八，页9417。

⁶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四七，页1492。

⁶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7册，卷四三六，页4851。

⁶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零五，页5781。

⁶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2册，卷八四三，页9590。

⁶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15。

⁶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57。

⁶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051。

⁶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4册，页3685。

思念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试以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为例，看两人离异后的感情抒发。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陆游初娶表妹唐婉为妻，夫妻间感情一直很好，在小两口的心中，都以为可以偕老百年。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她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⁶⁹在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

陆游迫于母命，万般无奈，与唐婉忍痛分离。后来，陆游依母亲的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母之命嫁给同郡的赵士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十年后的一个春天，三十一岁的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尽管这时他与唐婉分离多年，但是内心里对唐婉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

唐婉过去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想到这里，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他放下酒杯，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的同意，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了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在粉墙之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

⁶⁹ 参阅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页 1374。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⁷⁰

《钗头凤》词调是根据五代无名氏《撷芳词》改易而成。因《撷芳词》中原有“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似钗头凤”之句，故取名《钗头凤》⁷¹。陆游用“钗头凤”这一调名大约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指自与唐氏化离之后“可怜孤似钗头凤”；二是指化离之前的往事“都如梦”一样地倏然而逝，未能共首偕老。“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指昔日与唐氏偕游沈园的美好情景。

“东风恶，欢情薄。”东风可以使大地复苏，给万物带来勃勃的生机，也可以因它的狂吹乱扫，破坏春容春态，“桃花落，闲池阁”，正是东风狂吹乱扫所带来的一种严重后果。“东风恶”的“恶”字多有人理解为恶毒之恶，本文认为这是不对的。由于对“恶”字语义的误解，更将此句加以引申，认为“东风恶”是陆游影射自己的母亲太狠毒，拆散了儿子的美满姻缘。其实盖宋元时语中的“恶”字本为表示事物程度的中性“甚词”，义同太、甚、极、深，并不含有贬义。如康与之《忆秦娥》词：“春寂寞，长安古道东风恶。”⁷²意谓春光已去，而长安古道上的春风还在劲吹。周邦彦《瑞鹤仙》词：“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

⁷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052。

⁷¹ 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页377。

⁷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687。

⁷³是说西园落花已经飘零满地，东风又何必刮得如此之甚呢！据此可知“东风恶”并非影射陆游的母亲。

“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被迫分离，使他们感情上蒙受巨大的折磨，几年来生活带给他们的只是满怀愁怨。“错，错，错”，一连三个“错”字，感情极为沉痛。质问所错之处：当初不敢逆尊意而终与妇诀？家母的压迫行为？还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与“满城春色”相对应，既写眼前春色，也是追忆往日的欢情。依然是从前那样的春日，但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⁷⁴了。“人空瘦”，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⁷⁵虽说写的只是唐氏容颜方面的变化，但分明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一怀愁绪”把词人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等等，全都表现出来。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斯。明明在爱，却又不能不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难以挽回了。

唐婉也以《钗头凤》相答：

⁷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771。

⁷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李清照《武陵春》，《全宋词》第2册，页1108。

⁷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柳永《凤栖梧》，《全宋词》第1册，页3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瞞，瞞，瞞！”⁷⁶

“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抒写了对于在礼教下的世故人情的愤恨之情。“世情”所以“薄”，“人情”所以“恶”，皆因“情”受到礼教的限制。“雨送黄昏花易落”，暗喻自己备受摧残的悲惨处境。阴雨黄昏时的花，原是陆游词中爱用的意象，其《卜算子》⁷⁷曾借以自况。唐婉把这一意象吸入己作，不仅有自悲自悼之意，而且还说明了她与陆游心灵相通。“晓风干，泪痕残”表示被黄昏时分的雨水打湿的了花草草，经晓风一吹，已经干了，而自己流淌了一夜的泪水，至天明时分，犹擦而未干，残痕仍在，极写出内心的痛苦。“欲笺心事，独语斜阑”，倚栏沉思独语，想把自己内心的别离与相思之情用信笺写下寄给对方，思及自己是一个被休以后再嫁的女人，终究还是“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前以空间角度而言，后以时间角度言之：作者从陆游与自己两方面设想：在横遭离异后的自己和而深深爱着自己的陆游都是形单影只；思至昨日的美满婚姻，而今的两地相思、昨日的被迫离异，而今天的被迫改嫁，使之“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具体倾诉出了这种苦境。以“瞞，瞞，瞞！”为结句即以她对陆游的一往情深的感情，永埋心底，其情至深不言而喻。

⁷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073。

⁷⁷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053。

吴汝煜评这两首词为：“与陆游的原词比较而言，陆游把眼前景、见在事融为一体，又灌之以悔恨交加的心情，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故颇能以特有的声情见称于后世。唐婉则不同，她的处境比陆游更悲苦。自古‘愁思之声要妙’，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她只要把自己所受苦愁真切地写出来，就是一首好词。两次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虽然不同，但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遭遇和身分。可谓各造其极，俱臻至境。”⁷⁸虽然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不同，但两人离后对对方的思念却是一样的。一份离情，两份折磨，陆游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唐婉，他们俩的分离使双方都含恨而逝。以陆游之诗为证：八十一岁时有《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⁷⁹之痛至八十三岁时有《禹祠》：“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⁸⁰的悲歌等等都表达陆游心中，难忘这一段情缘以及对爱情终生不渝、始终如一。

第三节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⁸¹——阴阳相隔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⁸²离愁别绪中最痛苦的莫过于生死两隔的永别。生离固然痛苦，但还有得盼望重逢，而伴侣的辞世，

⁷⁸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页1400。

⁷⁹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1册，卷二二三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5718。

⁸⁰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1册，卷二二二三，页25479。

⁸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九一，页1969。

⁸² [明]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页1。

留给另一半的则是终身的遗憾和伤痛。这种因阴阳相隔，生者为死者所赋的诗词多为悼亡诗及悼亡词，“悼亡”，并非泛指，而是指对亡妻的哀悼缅怀。⁸³夫妻之间多年耳鬓厮磨、相濡以沫所培养出来的深厚感情，一旦其中一方中途逝世，另一方不会因对方的离去而对这一份感情画上句点，而是将绵绵不绝的情思汇聚成一首生死恋歌——悼亡诗或悼亡词。

然本文认为，悼亡诗或悼亡词，不应该单单属于丈夫对亡妻而作，而是双向的，妻子对亡夫而作之诗，也可融入为悼亡诗或词。正如王兆鹏所言：“悼亡诗也应包含妻子对亡夫的悼念的诗，可能因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女性的作者很少，所以悼亡诗就专指丈夫对亡妻的悼念的诗。因此有一种称呼，把丈夫死了妻子叫作‘悼亡赋’。……夫悼妻和妻悼夫的诗都应该算在悼亡诗里，也就是把悼亡诗视为夫妻间的悼念的诗。”⁸⁴早在诗经中便有夫悼妻和妻悼夫的诗——《邶风·绿衣》：“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丈夫悼念亡妻的诗及《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妻子悼念亡夫的诗。

后来汉武帝写了一首《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⁸⁵《汉书》说这是乐府诗，曾经让人配乐歌唱。⁸⁶晋代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其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

⁸³ 晋朝潘岳死了妻子。作《悼亡诗》三首，后以悼亡指悼念死去的妻子，也指死了妻子。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274。

⁸⁴ 王兆鹏：《唐宋名篇讲演录》，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6，页66。

⁸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外戚传第六十七上·李夫人传》，《汉书》第12册，卷九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3952。

⁸⁶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外戚传第六十七上·李夫人传》，《汉书》第12册，卷九七上，页3952。

淹留亦何益？”⁸⁷叙述自己自从亡妻去世以来，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现在突然想起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反常的心理，更深一层地表现出精神的极度痛苦。“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妻子已经走向九泉，生死永相隔。“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⁸⁸这种睹物怀人的手法，增加了对生活细节的回忆，营造了浓郁的悲怆气氛。其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开创的作用。

唐代最感人的悼亡诗莫过于是元稹的《遣悲怀》⁸⁹，此诗其二曰：“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诗人叙写爱妻逝世后，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百事哀”，虽然生活中细碎的小事似乎不值一提，但却曾深深地触动过他的感情。也因这种真情流露，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清代蘅塘居士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此诗为：“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⁹⁰陈志明也认为此诗：“叙事叙得实，写情写得真，写出了诗人的至性至情，因而成为古今悼亡诗的绝唱。”⁹¹尚永亮亦称此诗：“以朴素本色的语言，白描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真情至性自肺腑间涌流而出，而‘悲’字贯穿三诗始终。”⁹²相比起一般家境优渥的夫妻而言，曾经一起共患难、度贫贱的夫妻，一旦永诀，会更叫独自活在世上的丈夫加倍的悲哀孤寂。

⁸⁷ [晋] 潘岳著，董志广校注：《潘岳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页 254。

⁸⁸ [晋] 潘岳著，董志广校注：《潘岳集校注》，页 254。

⁸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6 册，卷四零四，页 4520。

⁹⁰ [清] 蘅塘居士著，[清] 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页 242。

⁹¹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950。

⁹² 尚永亮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页 101。

李清照的《孤雁儿》⁹³寄托了词人对于朝廷南迁后不久不幸病故的亡夫赵明诚的深挚感情和凄楚哀思。“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倾诉着易安寡居之苦，“沉香断续玉炉寒”之“寒”字更是凸显出环境之冷与心境之凄凉。室内的孤寂唯有“沉香”和“玉炉”与她相伴。以景衬情的手法，将环境描写与心理刻画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孤寂凄婉的意境，其悲寂变得更加具体可感。“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对亡夫的忆念使她曾一度在感情上激起波澜。“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点明她在怀念亡夫，以“吹箫人”⁹⁴比拟亡夫，而亡夫的离去使之无人与她倚阑同赏梅花好景，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写尽了寻寻觅觅，终究无人可寄的怅然若失之感。徐培均言此词：“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犹自盘旋在人们心上。”⁹⁵词人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无限的思念和痛苦之孀妇形象，道尽了对亡夫的怀念。

而宋代著名的悼亡词则有苏轼的《江城子》⁹⁶，是以记梦的方式来写出一段人间至情，所悼念的是词人的前妻王弗。起句“十年生死两茫茫”就说明了词人面对生死界河而无法与妻子相见的无奈与沉痛。在生死茫茫不知的十年中，词人心理状态是“不思量，自难忘”。死者已矣，即便生死可以沟通，夫妇俩奇迹般重逢，但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丈夫，而是一位面憔悴、几乎陌生人的中年男子。所以才道出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

⁹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0。

⁹⁴ “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1172。

⁹⁵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1172。

⁹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387。

霜。”死者是相对幸运；生者却是万分难熬。在幽幽沉梦之中，词人魂游久违的故乡，第一眼所见便是爱妻面窗梳妆的身影，这是词人思妻痴情的自然流露。“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两地相思情切切，一朝对面却无言。夫妻相见，自有万端感慨；泪眼凝望，自会读出对方的关切。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妙境界，颇能拨动感情的琴弦，夫妻间的真挚情爱悠然流淌。难怪唐圭璋会评此词为“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⁹⁷此词可说是悼亡词、爱情词的绝唱。情感，可以超越生与死的界限，穿透时空的阻隔，连接人间与幽冥。正是这至死不渝的情感，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才会有许多写得感人至深的悼亡之作。

简言之，本文将“离别”界定在离前，别后以及死别三种。以此看出每个离别阶段中人与人之间的哀怨情愁的不同。正如离别之际的“哀”为短暂的不舍；离后的“愁”才是长时间追随人们，令人禁不住相思、思念对方，但还持有希望等到团聚的一天；死别已是永恒的告别，再也无法盼得个再见的希望，令生还者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思念当中，挥之不去。

⁹⁷ 唐圭璋选释：《唐宋词简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95。

第三章 唐宋离别诗词的相同点

古时候交通很不发达。官道伸展有限，道路坎坷则多。鸡声、茅店、人迹、板桥、霜月，常在古诗词和古小说中显山露水。较富裕的离人，或乘马车、骑马或坐船；相对之则，或骑驴或以步代车。走得越远时间越长，要想赶快回家与亲人朋友见面可谓难上加难。这又足以见出书信往来的困难，一封信也要在路上颠簸很长时间。倘若遇上战乱，音信全无那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诚如杜甫所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⁹⁸足见其真。

医学不发达的时代，离人一路颠簸，水土难服，瘴气弥漫，瘟疫难防。一旦有了病，小病转大病就很难治，死在路上，客死他乡的人甚多。在政治背景的影响之

⁹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二四，页2408。

下，被离人或被贬滴，或宦游，或为生计名利。在路途、在官场、在商场，说话做事稍不留意都会引来杀身之祸，人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生死难卜，更何况是在异地他乡。也就是这几个因素，古代的离别才有真正的生死离别之感，才来得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令人魂牵梦绕。正是这种魂牵梦绕的情感体验，才有中国古代那万古不凋的离别诗。

而人生中复杂且微妙的情感往往在离别之际触发并得到升华。《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⁹⁹，离别时的海誓山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¹⁰⁰中的真挚眷恋和祝愿以及透露出的孤独和惶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¹⁰¹的淳真与洒脱；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¹⁰²的缠绵与执著等等其中都包含着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短短的一篇诗句中浓缩着的是人世间情爱的精华。

亲人朋友之间的迎来送往，本来就是社会交往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但在比较唐宋两代的离别诗词中，其中可发现两代离别诗词之间是含有许多共同点的，如：大同小异的离别方式、同样的时空背景意象及不变的抒情对象。

第一节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同小异的送别方式

⁹⁹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31。

¹⁰⁰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九，页1343。

¹⁰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别董大，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四，页2242。

¹⁰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三九，页6219。

除非是泛泛之交，否则送行者在离别之际必会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离人离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或折柳送别，或饮酒饯别，或唱歌辞别，或写诗赠别，这些都是唐宋文人离别方式。

（一）“赠我柳枝情几许”¹⁰³——折柳送别

“折柳”一词最早见于《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¹⁰⁴不过这与送别并没有任何关系。刘洁的《唐诗题材类论》认为，南朝的“沈约是最早将柳作为离情别绪的象征写入诗中的诗人，如《春思》：‘杨柳乱如丝，倚罗不自持……襟前万行泪，故是一相思。’将柳和离情别绪联系起来。”¹⁰⁵。依本文之见，“杨柳”与离别有关的诗句早已出现在《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¹⁰⁶。依依杨柳，留人沉醉的美好春色，却是黯然离别之际；霏霏雨雪，冰天坼地的寒冷，竟是征夫回乡之时，作者是以景托情，以春天之“柳”来反衬内心的离情之苦。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言：“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人们将折柳送别逐渐演变成一种习俗。记叙秦汉时期关中历史地理的《三辅黄图六·桥》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¹⁰⁷；程大昌《雍录》亦载：“汉世凡东出函、

¹⁰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张先《渔家傲》，《全宋词》第1册，页92。

¹⁰⁴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页338。

¹⁰⁵ 刘洁著：《唐诗题材类论》，页48。

¹⁰⁶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595。

¹⁰⁷ 陈直著：《三辅黄图校正》，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139。

潼，必自霸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¹⁰⁸这都说明了当时折柳送别已成为一种离别时不可缺的风俗习惯。离别之际，所赠之“柳”为实物之馈赠，也是感情之馈赠，其中包含了送行者与远行人之间难以言语的深厚情谊及离情别绪。

古代树木植物繁多，古人为何偏偏选择“折柳送别”呢？“柳”具有驱邪避鬼之功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言：“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¹⁰⁹，柳枝在民间是被视为有祛邪功能。刘洁也在《唐诗题材类论》说道：“柳在民俗传统中，被称为‘鬼怖木’，具有驱邪避鬼、保佑生灵的功用。”¹¹⁰；刘蕊杏的“折柳赠别”民俗考略亦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戴柳’有祈福、祝福之意”¹¹¹，柳枝之驱邪避鬼功用使古人相信，送行人折柳相赠是对远行人表达一路平安的祝愿。

柳枝有随地而生的习性，“无心插柳柳成荫”（<增广贤文·昔时贤文>清周希陶），我相信这才是人们之所以以“折柳”来送别的最为合理的解释、最为正确的理由。“柳”之生命力极强，无论多恶劣的环境之下依然能茁壮的生长。从“长安陌上无穷数，唯有杨柳管别离。”¹¹²“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¹¹³“向湖边、腊前折柳，问君何意。”¹¹⁴“相送津亭折柳条。”¹¹⁵“记我行南浦，送

¹⁰⁸ 程大昌《雍錄》，转引自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页10。

¹⁰⁹ [北魏]贾思勰撰：种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齐民要术》，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页145。

¹¹⁰ 刘洁著：《唐诗题材类论》，页48。

¹¹¹ 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页11。

¹¹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六五，页4122。

¹¹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韦庄《台城》《全唐诗》第10册，卷六九七，页8093。

¹¹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张辑《貂裘换酒》，《全宋词》第4册，页3260。

¹¹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刘克庄《长相思》，《全宋词》第4册，页3331。

君折柳，君逢驿使，为我攀梅。”¹¹⁶等词句中，不难看出“柳”的生长地点的广泛。正如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四所载：“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渭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¹¹⁷以柳相赠，是祈望离人远去他乡，能宛如柳木随遇而安、生活顺利、欣欣向荣之意。

千丝万缕的柳条随风舞动与离人千丝万缕、斩不断、理还乱的离愁非常的相似，并且“柳”与“留”的谐音相似，因此折柳送别有挽留、惜别、不舍之意。柳丝之“丝”与“思”同音，这又与人的相思之愁联系在一起了。再加上，杨柳落叶大乔木，柳枝细长，柔软下垂，当他在风中摇曳的时候，用“依依”来描绘它最适合不过了，而“依依不舍”又是离别双方当时的心态。钱钟书先生杨柳之“依依”与离别双方心态之“依依”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曾做过精辟的分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按李嘉佑《自苏州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远树依依欲送客’，于此二句于一变至于鲁，尚着痕迹也。李商隐《赠柳》：‘堤远意相随’，《随园诗话》卷一叹为‘真写柳之魂魄’者……‘相随’即‘依依如送’耳。”¹¹⁸本文认为“折柳”送别这一习俗会一直被沿用也是有赖以上几种因素。

从唐戴叔伦的《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¹¹⁹；唐刘禹锡的《杨柳枝》：“长安陌上无穷数，唯有杨柳管别离。”¹²⁰诗句中便可看出“折柳送别”这一风俗的出现标志着杨柳必定会发展成为离别原型的一种意象。尤其唐宋离

¹¹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辛弃疾《沁园春》，《全宋词》第3册，页2414。

¹¹⁷ [清]褚人获《坚瓠广集》，转引自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页11。

¹¹⁸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36-137。

¹¹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5册，卷二七四，页3092。

¹²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六五，页4122。

别诗词的盛行，柳与离别之情的强化和联结，以柳寓离别的意象便固定下来。唐宋作者经常“以柳寓留，以青托情，以缕谐旅，以丝代思，以软条拟柔情，以细叶状愁眉，以飞絮零落喻人生漂沦”¹²¹，对柳枝、柳条、柳丝、柳叶、柳絮等等细致的描写，使抽象的离情别绪变得可视可触的具体形物：

“江柳断肠色，黄丝垂未齐”¹²²（唐戎昱《赋得江上柳送人》）

“濯濯方含色，依依亦有情”¹²³（唐沈回《小苑春望宫池柳色》）

“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¹²⁴（宋韩元吉《薄幸》）

“长亭柳色才黄，远客一枝先折。”¹²⁵（宋贺铸《石州引》）

——言柳色

“如线如丝正牵恨，王孙归路一何遥”¹²⁶（唐李商隐《柳》）

“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¹²⁷（唐孟郊《古离别二首》）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西，飞絮濛”¹²⁸（宋张先《一从花令》）

¹²¹ 刘洁著：《唐诗题材类论》，页 49。

¹²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4 册，卷二七零，页 3010。

¹²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5 册，卷二八八，页 3288。

¹²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2 册，页 1813。

¹²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695。

¹²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8 册，卷五四一，页 6279。

¹²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6 册，卷三七二，页 4192。

“楼前绿安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¹²⁹（宋吴文英《风入松》）

——言柳丝

“缭乱舞情空，发人无限思”¹³⁰（唐刘禹锡《柳花词三首》）

“浮生失意频，起絮又飘沦”¹³¹（唐薛能《咏柳花》）

“细看未，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¹³²（宋苏轼《水龙吟》）

“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¹³³（宋魏夫人《菩萨蛮》）

——言柳絮

“伤见路旁杨柳春，一株折尽一重新。”¹³⁴（唐施肩吾《折柳枝》）

“津亭多别离，杨柳无半枝。”¹³⁵（唐许浑《送客归峡中》）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腰宫。”¹³⁶（宋柳永《少年游》）

¹²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76。

¹²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4册，页3685。

¹³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六四，页4114。

¹³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9册，卷五五八，页6530。

¹³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48。

¹³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47。

¹³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四九四，页5646。

¹³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三零，页6108。

¹³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41。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¹³⁷（宋欧阳修《踏莎行》）

——言柳枝

“露叶凝愁黛，风花乱舞衣”¹³⁸（唐卢照邻《折杨柳》）

“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断肠似柳丝”¹³⁹（唐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

“柳叶随歌皱，梨花与泪倾。别时不似见时情。”¹⁴⁰（宋黄庭坚《南歌子》）

“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阳关》，真个断先肠。”¹⁴¹（宋张先《蝶恋花》）

——言柳叶

离人在没有见到杨柳时，只要一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便会勾起无限离情。正如袁行霈在《唐诗鉴赏辞典》中所言：“折柳代表一种习俗，一个场景，一种情绪，折柳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它能唤起一连串具体的回忆，使人们蕴藏在心底的乡情重新激荡起来。”¹⁴²什么是《折杨柳》的曲子呢？《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而。’此

¹³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57。

¹³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册，卷四二，页526。

¹³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7册，卷四五四，页5172。

¹⁴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29。

¹⁴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85。

¹⁴²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364。

歌辞元出北国，之横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¹⁴³；《宋书·五行志二》亦云：“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¹⁴⁴说明了“折杨柳”之歌即是离别之歌，以离别之际“折柳送别”之习俗为歌词。如：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国情”¹⁴⁵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¹⁴⁶(王之涣《凉州词》)

“柳”在唐宋诗词人的眼中，已经远远的超过它作为植物的本性，进而演化成一种离别的象征物，其具有浓浓的人情味和文化内涵。

(二)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¹⁴⁷——饮酒饯别

和折柳送别相比，饮酒饯别是一种起源更早、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覆盖面的习俗。古代大致王朝庆典、军队出征，小至朋友聚会，家人团聚，必定少不了酒，它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以《诗经》为证，其中就有多篇涉及到酒：“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¹⁴⁸“十月获稻。此有春酒，以介眉寿。”¹⁴⁹“我

¹⁴³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075。

¹⁴⁴ [梁]沈约撰：《宋书》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914。

¹⁴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八四，页1882。

¹⁴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五三，页2842。

¹⁴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李清照《念奴娇》，《全宋词》第2册，页1208。

¹⁴⁸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小雅·鹿鸣》，《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560。

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¹⁵⁰等等，借酒来描写劳动、爱情和生活。古籍中经常提到的所谓“祖送”“祖席”“祖帐”“祖筵”“祖饯”都只不过是对其一习俗的雅化的异称。¹⁵¹元杨载《诗法家数》曾说：“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的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¹⁵²，唐诗人喜欢把酒与诗与别离融合一起，形成独具魅力的“饯别诗”。其习俗延至宋代也被宋代词人所沿用，因此借酒咏别的诗句更是灿若繁星：

“相看不忍别，更进手中杯。”¹⁵³（唐李白《送殷淑三首》其二）

“携酒楼上别，尽见四山秋。”¹⁵⁴（唐曹邕《江西送人》）

“谁知江上酒，还与故人倾”¹⁵⁵（宋周紫芝《临江仙·送光州曾使君》）

在离别的设宴饯行中，酒具有助兴添趣的功效，正所谓“是非离别际，始见醉中情”，所以说把酒壮行在离别之际更多是体现着深情与伤感。以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为例：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¹⁵⁶

¹⁴⁹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豳风·七月》，《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503。

¹⁵⁰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国风·卷耳》，《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38。

¹⁵¹ 肖瑞峰：《酒与离别诗词》，页 42。

¹⁵² [元] 杨载《诗法家数》，转引自肖瑞峰：《酒与离别诗词》，页 42。

¹⁵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七六，页 1807。

¹⁵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9 册，卷五九三，页 6932。

¹⁵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2 册，页 1152。

此诗为送别杜甫而作。李、杜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相识并订交。尽管其年龄既不接齿，声望亦不比肩，却一见如故，结为莫逆，成为当时一段佳话。翌年，李、杜携手同游齐鲁，游罢，分袂于鲁郡东石门。于是，李白离思萦怀，情难自抑，便借酒起兴，发为骊歌。既然过不了几天就要分道扬镳，那就痛饮一醉，藉酒力冲淡内心的离愁。也将语言难以表达的离情别绪托酒寄意。全篇以一“酒”字串连起情感的线索，使一腔离愁别绪尽皆映照在酒光中。

同样的酒，但在离别诗词中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如贾至的《送李侍御赴常州》：“今日送君经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¹⁵⁷是以一醉方休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免得因离别的来临而感到惊悸不已。贯休《古离别》言：“离恨如旨酒，古今皆饮醉”¹⁵⁸把离恨喻为旨酒，二者皆能醉倒古今任何人。舒亶《菩萨蛮》说：“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¹⁵⁹一边是捶鼓催君去，一边是把酒留君住，可见酒不仅能送人，亦以此留人。但即使饮至樽空，故人终不可留，所以结尾则由叹见面之难，转思它日再会，发出“知君何日同”的感慨。辛弃疾《满江红》亦云：“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¹⁶⁰酒俨然成为主司人间离愁的神抵，它与离愁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

需指出的是，酒不单单只是营造一种气氛，或借酒浇离别之愁，而是要借酒表达当事人的交情别绪，并寄以某种期盼和祝愿。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劝

¹⁵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六，页1800。

¹⁵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三五，页2593。

¹⁵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2册，卷八二六，页9388。

¹⁵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468。

¹⁶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416。

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¹⁶¹ 则是在借酒永别的诗词中，可谓影响最大、传诵最广。在唐代，从戎或出使阳关之外，固然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阳关以西毕竟又是边荒绝域，不免被人视为畏地。因此，友人“西出阳关”，壮则壮矣，备尝艰辛、深味寂寞、饱经劳顿，是意料中事。而作者的“劝君更尽一杯酒”，用意是极为深长的。其中既有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也有对友人处境与心态的深刻体察，同时还富有前途珍重的恳切祝愿。依作者之见，友人多饮一杯美酒，就多带走自己的一份情谊。此酒是浸透着自己的泪思、关切与祝愿的感情的琼浆，且多饮一杯美酒，可以使相聚的时间多延长一刻，又是有意无意地打破临别前的沉默的方式，“不作深语，声情沁骨”¹⁶²可以使双方都不致感到那种无言相对的尴尬。可见这普通的一句劝酒之辞，意蕴是多么丰富和深厚，真是“唐人别诗，此为绝句”¹⁶³。

（三）“离歌未尽曲，酌酒共忘形”¹⁶⁴——唱歌辞别

唐宋两代时期，唱歌送别的风气很盛行。在唐宋离别作品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唱歌相送的诗句，如：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¹⁶⁵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¹⁶⁶

（唐李白《赠汪伦》）

¹⁶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八，页1306。

¹⁶²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页351。

¹⁶³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页351。

¹⁶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周瑀《送潘三入京》，《全唐诗》第2册，卷一一四，页1163。

“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¹⁶⁷愁绝不忍听。”¹⁶⁸（唐李白《灞陵行送别》）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度河。”¹⁶⁹（唐李颀《送魏万之京》）

“劳歌¹⁷⁰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¹⁷¹（唐许浑《谢亭送别》）

“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¹⁷²（宋林逋《点绛唇》）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¹⁷³（宋欧阳修《玉楼春》）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得樽前雪。”¹⁷⁴（宋陈与义《虞美人》）

“拼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¹⁷⁵（宋吴潜《满江红》）

至唐代，便有了唐人自己的“骊歌”，那就是盛唐诗人王维为友人元二所写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被称为古今送别绝唱。明李东阳《麓堂诗话》

¹⁶⁵ “踏歌”是古代长江流域民间的一种歌调，一边走，一边唱。唱歌时以脚踏地为节拍。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837。“忽闻岸上踏歌声”一句意为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送行。《唐诗鉴赏辞典》，页288。

¹⁶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一，页1770。

¹⁶⁷ “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312。

¹⁶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六，页1801。

¹⁶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三四，页1362。

¹⁷⁰ “劳歌”本指在劳劳亭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1056。

¹⁷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三八，页6185。

¹⁷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9。

¹⁷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67。

¹⁷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387。

¹⁷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4册，页3466。

云：“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可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¹⁷⁶，后来竟把“阳关三迭”作为送别的代名词。此诗在唐代就已谱入乐府，也叫《渭城曲》；宋人因其唱法突出有三叠句所以又改叫《阳关三叠》。在宋代离别作品中更是以“阳关曲”作为离别之歌。如：

“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¹⁷⁷（唐白居易《对酒五首》）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¹⁷⁸（唐刘禹锡《与歌者何戡》）

“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栏桡。”¹⁷⁹（宋柳永《少年游》）

“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阳关》，真个肠先断。”¹⁸⁰（宋张先《蝶恋花》）

“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¹⁸¹（宋苏轼《江神子》）

“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¹⁸²（宋赵彦端《点绛唇》）

¹⁷⁶ [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页351。

¹⁷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7册，卷四四九，页5089。

¹⁷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六五，页4128。

¹⁷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一册，页41。

¹⁸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85。

¹⁸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85。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相逢知又何处。”¹⁸³（宋李昉英《摸鱼儿》）

唱歌送别是为了以唱歌来表达难舍之情。临别依依，千言万语不知何以表达内心的不舍。以半吟半唱式的将心底话表达出来，希望离人明白歌词的含义并拖延时间，千方百计挽留离人的离去，情意绵绵，一唱一答，然后分手。

（四）“不及汪伦送我情”¹⁸⁴——写诗赠别

唐代举凡送人出游、归隐、离京外任、登第归觐、下第求友、钱行时，往往赋诗以赠，以壮行色，唐人被送者以有人赠诗为荣，以无人赠诗为耻。钱易《南部新书》载云：“大历来，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无钱起、郎士元诗袒送者，时论鄙之。”不单单唐代如此，宋代词人们也常以写词赠别，其两代作者的赠作如下：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¹⁸⁵（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¹⁸⁶（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¹⁸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1889。

¹⁸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4册，页3639。

¹⁸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一，页1770。

¹⁸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五六，页678。

¹⁸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四，页1790。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¹⁸⁷（唐

王昌龄《送魏二》）

“十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¹⁸⁸（唐

高适《别董大二首（其一）》）

“终日怀归翻送客，春风祖席南城陌。便莫惜离觞频卷白。”¹⁸⁹（贺铸《琴调相思

引·送范殿监赴黄冈》）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¹⁹⁰（宋毛滂

《惜分飞》）

“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¹⁹¹（宋辛弃疾《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

兴元》）

“离恨做成春夜雨。添得春江，划地东流去。”¹⁹²（宋杨炎正《蝶恋花·别范南伯》）

综观上述，唐宋时期赠诗送别是一件极普遍、常见之事。

¹⁸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四三，页1449。

¹⁸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四，页2242。

¹⁸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673。

¹⁹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876。

¹⁹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429。

¹⁹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726。

第二节 “立象以尽意”¹⁹³——时空背景意象之同

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象”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感情，只因人将感情寄托在这些事物上面，也就使得这些普通的事物仿佛带有了感情。《周易·系辞》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立象以尽意。’”¹⁹⁴；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¹⁹⁵；后又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¹⁹⁶。关于诗词中的意象，古人认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使用意象是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诗歌创作是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它是对生活的再现过程。创作主体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

¹⁹³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291。

¹⁹⁴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1999，页291。

¹⁹⁵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页493。

¹⁹⁶ 王国维撰：《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34。

（一） 唐宋离别诗词中多出现时间意象

离别诗词中的景物往往是作为环境背景来烘托离情的，换句话说，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已成为唐代离别诗最基本的抒情特征，宋代词人更是延续了这一风气，将之融入于离别词中。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是触发感情的媒介。触景生情、化景为情、融情于景的诗作皆能使之与那些一味作感伤语的离别诗词截然不同，诗人能更艺术的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使模糊抽象的离愁情绪具体化，使其情感能让人感受到，触摸到。唐宋离别诗词中多出现时间意象有：黄昏、月夜、春天、秋天等等。

（a） “秋思冬愁春惆怅，大都不称意时多”——春秋二季

春秋两季是人们踏青登高的好季节，《移居》中谓：“春秋多佳日，登望赋新诗”¹⁹⁷，但在唐宋离别诗词中春秋两季却别具风味。一年四季都有人离别，但作者经常将离别季节安排在春秋二季。其原因在于春秋二季是令人感伤的季节，像王兆鹏所云：“春天，古人好伤春和惜春，秋天，又总是悲秋。伤春和悲秋，是咱们中

¹⁹⁷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页117。

国古代诗人患的两大季节性流行病”¹⁹⁸而两季气候造成景物的变化对离情是有效地衬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曾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¹⁹⁹春秋四时往复更替，冷季昏暗、暖季舒朗，其中景物之变化，使人不觉心旌摇动，受到感染。所以，春天送别，以乐景写哀，是属反面衬托法；秋天离别，以哀景衬哀，是属正面衬托法。

春天是一岁之首，万象更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²⁰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鸟语花香，万物得时的春天与离人的悲凉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明媚的春光种感觉不到一丝丝的蓬勃生机，而这美好的自然界却像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般搅起离人的孤单和寂苦的记忆，难怪韩愈会认为“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²⁰¹。

以王维的《送沈子归江东》“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²⁰²为例，诗人将春色比喻心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其友人乘船而去，诗人依依不舍的望着春满人间的大江南北两岸，心中无限的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的春色无边无际。可见其蕴藉而深厚的感情，离情别绪哀而不伤。陈贻焮评此作为：“五代牛希济的《生查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

¹⁹⁸ 王兆鹏：《唐宋词名篇讲演录》，页 18。

¹⁹⁹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页 493。

²⁰⁰ [晋] 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陶渊明集校笺》，页 117。

²⁰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韩愈《感春四首》，《全唐诗》第 5 册，卷三三八，页 3797。

²⁰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2 册，卷一二八，页 1306。

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但情感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²⁰³

崔櫓《三月晦日送客》：“野酌乱无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归人”²⁰⁴诗人把送别规定在晦日这一特定时间，目的是将送别与送春联系起来。诗人有意将惜别和伤春粘合在一起表现出双重惆怅之情，从而大大的加强了送君的离愁别绪。徐定祥评为作曰：“清人徐增说：‘作诗用意用字，须要一时兴会凑泊得好。此作虽浅，然却有致。’说此诗浅露，未必妥当，但指出其‘有致’，信是如此。”

205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万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泪。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²⁰⁶词人以缠绵悱恻的笔调抒写独守空房的寂寞之愁、盼归之怨及伤春之情，春季“连天芳草”画面无情的提醒着她是子身一人的，使女主人公愁肠百结。故明代陆云龙在《词菁》中称道此词“泪尽箇中”。²⁰⁷《云韶集》盛赞此作“情词并胜，神韵悠然”，实非过誉之词。²⁰⁸

贺铸《青玉案》：“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²⁰⁹以春景来喻春愁怅恨的连绵无际和无休无止。

²⁰³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200。

²⁰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9 册，卷五六七，页 6624。

²⁰⁵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1279。

²⁰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2 册，页 1209。

²⁰⁷ [明] 陆云龙《词菁》，转引自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 1215。

²⁰⁸ [清] 陈世焜《云韶集》，转引自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 1216。

²⁰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659。

唐圭章认为：“此首为幽居怀人之作，写境极岑寂，而中心之穷愁郁勃，并见言外。至笔墨之清丽飞动，尤妙绝一世。”²¹⁰

叶嘉莹曾云：“是黄落的草木蓦然显示了自然的变幻与天地的广远，是似水的新寒蓦然唤起了人们自我的反省与内心的寂寞”²¹¹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由盛及衰的季节，自然界的盛衰交替使诗人们联想到人事的盛衰变化。钱钟书说：“举远行、送归、失职、羁旅者，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深，亦人当期事而悲秋愈甚……《诗》之《君子于役》等篇，微逗其端，至《楚辞》始粲然明备，《九辩》首章，尤便举隅。潘岳谓其以‘四感’示‘秋气’之‘悲’，实不止此数。他若‘收潦水清’、‘薄寒中人’、‘羁旅无友’、‘贫士失职’、‘燕辞归’、‘蝉无声’、‘雁南游’、‘鸱鸡悲鸣’、‘蟋蟀宵征’，凡与秋可相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感’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途’，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²¹²萧瑟的景物易于构成与伤别情感相类的暗淡凄凉气氛，这是赠别诗人的普遍共识。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²¹³动物尚且恋及故土，更何况有情有义的人？远离亲人、客居他乡之人，恰逢秋季，思想之情又会平添几分愁绪。于是，在秋天意象如秋月、秋雨、凋零的花草树木等背后都蕴含着诗人真诚而无奈之感。薛涛《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²¹⁴此诗叙述在秋季相送离人赴边去。秋季时节相送，内心的愁苦不言而喻。周啸天论此诗：“诗人用语既能翻新又不着痕迹，娓娓道来，不事藻绘，便显得‘清’。

²¹⁰ 唐圭璋选释：《唐宋词简释》，页 116。

²¹¹ 叶嘉莹著：《迦陵论词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 263。

²¹² 钱钟书著：《管锥篇》第二册，页 628。

²¹³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古诗十九首》，《文选》第 3 册，卷二九，页 1343。

²¹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12 册，卷八零三，页 9133。

又善‘短语长事’，得吞吐之法，又显得‘空’。清空与质实相对立，却与充实无矛盾，故耐人玩味。”²¹⁵

柳永《戚氏》：“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²¹⁶身处驿站又面对萧索之晚秋场景的柳永，抒发了一个失意文人的悲哀。碧鸡漫志言：“《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周笃文认为此词：“‘停灯向晓，抱影无眠’为一篇词眼，写尽了伶仃孤处的滋味，是摹神之极笔。”²¹⁷

宋晏殊《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²¹⁸这首词写离恨相思之苦，情景交融，细致入微，感人至深。上片重在写景，寓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昨夜西风”句，使固有的惨澹、凄迷气氛又增添了几分萧瑟、几分凛冽。西风方烈，碧树尽凋；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²¹⁹将此词“昨夜西风”三句和欧阳修、辛弃疾的词句一起比作治学的三种境界中之第一境界，虽与本含义毫无相干，但足见本词之负盛名。

²¹⁵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783。

²¹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44。

²¹⁷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 352。

²¹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115。

²¹⁹ 王国维撰：《人间词话》，页 6。

(b) “日暮客愁新”²²⁰——傍晚或黄昏

黄昏，本来只是作为时间名词而出现在古书上，就如《易经·随卦》所记载：“象日：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²²¹，“响晦”指的是“向晚”即“黄昏”。黄昏本无情，诗词中的“黄昏”之“情感”是作者赋予的，而“黄昏”最早被赋予人类情感要数《诗经·君子于役》²²²。《诗经·君子于役》描写的是黄昏时分，一位孤寂的思妇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热烈期盼。再加上面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之一场景，使得思妇油然而生情。清人许瑶光在读过《君子于役》曰：“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黄昏。”²²³，钱钟书先生解释这种黄昏难耐的原因谓：“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²²⁴ 黄昏将人类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的感情汇聚于这一特定时刻，显示出黄昏时间意义的悲剧式主题。

唐宋时期诗人，在《诗经·君子于役》的作者开创的道路上随波逐流，创作出更多的佳作，尤其离别诗词当中更有不少作者喜欢将把离别与傍晚或黄昏结合在一起。黄昏意象多以“暮”、“夕”、“日暮”、“斜阳”、“暮雨”、“ ”等词表明傍晚时分：

²²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零，页1670。

²²¹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页89。

²²²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256。

²²³ [清]许瑶光《雪门诗抄》，转引自钱钟书著：《管锥篇》第一册，页101。

²²⁴ 钱钟书著：《管锥篇》第一册，页101。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²²⁵（唐王维《山中送别》）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²²⁶（唐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²²⁷（宋舒亶《虞美人》）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²²⁸（宋姜夔《长亭怨慢》）

——言日暮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²²⁹（唐刘长卿《送严士元》）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²³⁰（唐李商隐《天涯》）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²³¹（宋晏殊《清平乐》）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²³²（宋范仲淹《苏幕遮》）

——言斜阳

²²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八，页1302。

²²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零，页1671。

²²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466。

²²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807。

²²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五一，页1571。

²³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四零，页6245。

²³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17。

²³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4。

“暮雨相呼失，寒塘独下迟。”²³³（唐崔涂《孤雁》）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²³⁴（唐郑谷《鹧鸪》）

“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²³⁵（宋欧阳修《少年游》）

“如今但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²³⁶（宋吕渭老《薄幸》）

——言暮雨

在古代农耕社会的人们一直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存节奏，随着太阳西沉人们停止劳作走向家园，也使夕阳在人化的自然里成为回归家园的象征。太阳的回归也召唤着催促着翩翩飞鸟的回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²³⁷；牛羊的回归：“日之夕矣，羊牛下来”²³⁸；行人渔樵的回归：“日入相于归，壶浆劳近邻”²³⁹“上方鸣夕磬，林下一僧还”²⁴⁰。这些归来的行人、渔舟、飞鸟、牛羊共同弹奏出物我感应、浑融圆满的黄昏奏鸣曲，积淀为落日回归的心理结构。无论是

²³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0册，卷六七九，页7838。

²³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0册，卷六七五，页7799。

²³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202。

²³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445。

²³⁷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饮酒》，《陶渊明集校笺》，页220。

²³⁸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256。

²³⁹ [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集校笺》，页181。

²⁴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刘长卿《宿北山禅寺兰若》，《全唐诗》第3册，卷一四七，页1486。

远役他方的征夫谪戍，还是寻觅仕宦的客子行人，都有着共同的日暮思归的心理，
如：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²⁴¹（唐崔颢《黄鹤楼》）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²⁴²（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²⁴³（宋柳永《凤栖梧》）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²⁴⁴（宋范仲淹《渔家傲》）

诗人借黄昏意蕴，刻画了身心疲惫、漂泊无依的文人仕子及将军戍卒的形象，启动了广泛的日暮思归的情思。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征夫来说，黄昏意味着黑夜的来临，此时飞鸟归林、鱼沉潭底，暮色渐起渐至苍茫，此情此景，尤其能勾起漂泊之人的离情别绪。傅道彬在《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就曾说道：“自然的变化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辉煌的日出，苍茫的日落引起原始人类神奇、迷惘、赞叹、感伤等心灵震动，凝聚成‘黎明——黄昏’的文化情结。²⁴⁵离别这种忧伤的情感与暮色朦胧中的苍茫感是相互协调的。从

²⁴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三零，页1329。

²⁴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零，页1670。

²⁴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1。

²⁴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4。

²⁴⁵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页59。

美学上来说，黄昏时分，暖色消尽，冷色袭来，物各有所托，所以“暝色起愁”是自然而然的。

若言黄昏日暮的正题意义是回归的圆融和谐的话，那么它的反动就是缺憾失意。天涯漂泊浪迹他乡之所以于黄昏时分倍增悲凉，正是因为它是同日暮人归的经验形式背道而驰的。黄昏愈昭示着复归的意义，行人愈踏上渺茫之行程，反题与正题的距离愈大，诗的抒情空间和张力的也就愈大，所以在唐宋离别诗词中写送别场面多在黄昏时分，如：

“日暮鸟飞还，行人去不息。”²⁴⁶（唐王维《送黎拾遗》）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²⁴⁷（唐李白《送友人》）

“湖上西风急暮蝉，夜来清露湿红莲。少留归骑促歌筵，为别莫辞金盞酒”²⁴⁸（宋晏殊《浣溪沙》）

“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²⁴⁹（宋周邦彦《瑞鹤仙》）

家庭的温暖、亲人好友的关爱等都是游子所渴望的；身在远方的亲人好友，何尝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²⁵⁰呢？夕阳黄昏的种种情景都使诗人们无不动容，所以“黄昏”意象便成为了诗人们表达日暮相思的一种手段。

²⁴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八，页1302。

²⁴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七，页1809。

²⁴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13。

²⁴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771。

(c) “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²⁵¹——月夜

唐宋诗词出现频率较高的另一离别时空意象是月夜。而作者多选择月亮作为抒发别情的意象的最正确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审美意识里，月亮与别情有着对应的美学关系。在古人的观念中，月亮属于阴柔的事物。如许慎《说文解字》亦言：“月者，太阴之精。”²⁵²、《淮南子·天文训》云：“月者，阴之宗也。”²⁵³、《吕氏春秋·精通》说：“月也者，群阴之本也。”²⁵⁴皆称“月”为“阴”者，即阳刚之反面，阴柔之物体。月光笼罩大地，给人的感觉是朦胧、迷离、苍凉的，这种直觉经过长期的积淀，便在人们的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审美定势，即月亮是柔美的。一旦形成这种审美定势，当人们感知事物时，就会将具有阴柔特征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之构成对应关系。人们的情感世界，离情别绪是一种深邃悠长的情感，它是委婉忧伤的。这种特征与月亮的品格相一致，因而诗人皆借月抒怀。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明月”²⁵⁵（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²⁵⁶（唐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²⁵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李清照《一剪梅》，《全宋词》第2册，页1204。

²⁵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罗邕《雁二首》，《全唐诗》第10册，卷六五四，页7575。

²⁵²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41。

²⁵³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上册，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171。

²⁵⁴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213。

²⁵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一七，页1185。

²⁵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六，页1805。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²⁵⁷（宋秦观《踏莎行》）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²⁵⁸（宋李清照《一剪梅》）

月，跨越时空，阅尽沧桑，见证了人世间的多少悲欢离合。然“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亲朋好友，期盼团聚相守这种情感最强烈的莫过于中秋月圆之时。月圆人圆本是人生一大快事，然人生无常，聚散难定，天各一方之时，月自然地成为诗人们倾诉的对象，间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就像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²⁵⁹，以月亮的圆缺比拟人世的盛衰，抒发离别相思，期盼团聚的思想感情。

“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谁人陇外久征戍，何处亭前新别离？失宠故姬归院夜，没蕃老将上楼时。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²⁶⁰（唐白居易《中秋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²⁶¹（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月就像是架在游子与家乡之间的架梁。诗人怀念家园、父母的情思，常寄托于明月的传递。月亮此刻反映着的是“古代文人寻找母亲世界、寻找精神家园、恢复

²⁵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92。

²⁵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4。

²⁵⁹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页494。

²⁶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7册，卷四三九，页4909。

²⁶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61。

世界的和谐统一的心理”²⁶²，是昭然于天际凝然不动的乡愁。在唐宋离别诗词里常常表现出望月思乡的主题，旧梦重温的情思，例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²⁶³（唐李白《静夜思》）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²⁶⁴（唐杜甫《月夜忆舍弟》）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²⁶⁵（宋范仲淹《苏幕遮》）

“重听。尽汉妃一曲，江空月静。”²⁶⁶（宋张先《剪牡丹》）

月亮反映着古代诗人骚客孤独与寂寞的心态，反映着失意者寻求慰藉与解脱的心理。嫦娥独守月宫，表示着月宫里还保存着女性遭到驱逐的凄凉忧伤的记忆。因此失意者站在月光下是把月写成寒月、孤月、冷月：

“月朦朦兮山掩掩，束束别魂眉敛敛。”（唐元稹《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三首》）

“别后冷山月，清猿无断时？”（唐王昌龄《送张四》）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²⁶⁷（宋柳永《雨霖铃》）

²⁶²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页 55。

²⁶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六五，页 1711。

²⁶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4 册，卷二二五，页 2422。

²⁶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14。

²⁶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100。

“拂拂风前度暗香，月色侵华冷。”²⁶⁸（宋朱淑真《卜算子·咏梅》）

在诗人笔下的月不再是无情的物体而是融入了离人复杂的情感。月亮带着它凄冷忧戚的辉光，对于失意者来说只能是“添愁益恨”，凄苦的月亮意象映照着凄苦彷徨者的心灵。戎昱《秋月》谓：“思苦自看明月苦，人愁不是月华愁”²⁶⁹，月本无心，涂抹在月亮上的凄苦迷离的光芒，说到底还是诗人愁苦心象的反映。

（二） 唐宋离别诗词中多出现空间意象

在离别诗词中有许多地方表示送别，比如“长亭”、“短亭”、“南浦”，其中以“亭”与“浦”最为有名。“浦”为水边送别之地；“亭”为路上送别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的地形属于西高东低、北干南湿。黄河流域一带的北方地区，多黄土高原、山脉丘陵，河流很少、气候干燥，雨水很少，所以北方地区的交通主要是依靠陆路马车之类；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平原广阔、江河湖泊纵横交错，交通主要靠水路，车马不便。因而行旅南国，多乘船登舟，扬帆远行。因此，可见诗人们在南方写的作品和在北方写的作品中所选用的意象群，都有明显的差异。在南方的离别诗词中，“长亭”、“短亭”等意象，相对要少；相反的，与河流相关

²⁶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26。

²⁶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822。

²⁶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七零，页3006。

的“浦”，像“南浦”意象却多见。如屈原《九歌·湘君》：“望涔阳之极浦，横大江兮扬灵”²⁷⁰、《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²⁷¹等等。

(a) “可怜寂寞到长亭”²⁷²——亭子

“亭”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古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在路边建造亭子，除了为路人休息、饯行提供方便，当时亭的建筑也是成为地方维护治安的基层组织所使用。《汉书》记载：“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²⁷³。魏晋南北朝时，代替亭制而起的是驿。之后，亭和驿逐渐废弃。但民间却有在交通要道筑亭为旅途歇息之用的习俗，因而沿用下来。也有的作为迎宾送客的礼仪场所，一般是十里或五里设置一个，十里为长亭，五里为短亭。北周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道：“水毒秦泾，山高赵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²⁷⁴“亭”在诗词中几乎成了离人走陆路时最主要的离别场所。在“长亭”之后，不知藏着多少离愁别恨，正是“长亭回首短亭遥。过尽长亭人更远，特地魂销”²⁷⁵。离别诗词中对此也有很多叙写，如：

²⁷⁰ [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九歌第二·湘君》，《楚辞补注》，页 61。

²⁷¹ [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九歌第二·河伯》，《楚辞补注》，页 78。

²⁷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6 册，卷三五一，页 3944。

²⁷³ [宋]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第 3 册，卷一九，页 742。

²⁷⁴ 黄岳洲、茅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三国两晋南北朝》，页 36。

²⁷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欧阳修《浪淘沙》《全宋词》第 1 册，页 175。

“江南衰草遍，十里见长亭。客去逢摇落，鸿飞入杳冥。”²⁷⁶（唐李端《送袁稠游江南》）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²⁷⁷（唐柳宗元《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馀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²⁷⁸（宋林逋《点绛唇》）

“三三五五短长亭。都只解、送人行。天远树冥冥。”²⁷⁹（宋沈端节《太常引》）

“长亭短亭。春风酒醒。无端惹起离情。”²⁸⁰（宋戴复古《醉太平》）

“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在古道长亭、斜阳细柳的背景之下古人设宴饯行的情景，惜别之情油然而生。诗词中“亭”之意象有“劳劳亭”、“霸陵亭”、“谢亭”等。如：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²⁸¹（唐李白《劳劳亭》）

“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我乘索舸同康乐。”²⁸²（唐李白《劳劳亭歌》）

²⁷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5册，卷二八五，页3257。

²⁷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五—，页3944。

²⁷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9。

²⁷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172。

²⁸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4册，页2970。

²⁸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八四，页1880。

——劳劳亭

劳劳亭始建于东吴，为古代送别之所。²⁸³送别之人常在此驻足，目送行人渐行渐远，使得劳劳亭这个普通的长亭笼罩上了一层离别的感伤情调。

“谢亭离别后，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外，山空碧水流。”²⁸⁴（唐李白《谢公亭》）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²⁸⁵（唐

许浑《谢亭送别》）

——谢亭

谢亭，又叫谢公亭，在宣城北面，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他曾在这里送别朋友范云，后来谢亭就成为宣城著名的送别之地。²⁸⁶反复不断的离别，使优美的谢亭风景也染上一层离愁了。

“置酒灞亭别，高歌披心胸。”²⁸⁷（唐岑参《送祁乐归河东》）

²⁸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六，页1722。

²⁸³ 参阅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362。

²⁸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八一，页1855。

²⁸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8册，卷五三八，页6185。

²⁸⁶ 参阅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349。

²⁸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九八，页2038。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²⁸⁸（唐李白《灞陵行送别》）

——灞陵亭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于此，遂称灞陵。水边有灞陵亭，“滋水驿”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在这里分手。²⁸⁹因此灞陵亭在唐诗里常和别离联系在一起。

当被赋予一定的感情寄托时，“亭”在离别诗词中也就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地点了。诗人们的普遍传唱和沿袭使离别之感沉淀在“亭”这一意象当中。渐渐地，“亭”便成为了离别诗词中主要的空间意象。

(b) “更南浦，送君去。”²⁹⁰——南浦

《说文解字》解“浦”为：“水滨也。”²⁹¹所谓“南浦”指的是某一具体地名，即位于中国地区南侧的水浦，当地居民惯称之为“南浦”。它成为离别诗词中的常见，是与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²⁹²，这一句有着密切关系。江淹《别赋》曾写：“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²⁹³此文描写了各种人的离愁别绪，

²⁸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六，页1801。

²⁸⁹ 参阅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311。

²⁹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宋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全宋词》第2册，页1393。

²⁹¹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一一上，页232。

²⁹²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九歌第二·河伯，《楚辞补注》，页78。

²⁹³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8。

继屈原之后将送别之地放在南浦。而后“南浦”一词在离别诗词中明显了许多，到唐宋诗词中出现的更为普遍，致使它再不单单描写离别诗词中的背景，也浸染了离愁别恨。如：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云莫回头”²⁹⁴（唐白居易《南浦别》）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²⁹⁵（宋柳永《倾杯》）

“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²⁹⁶（宋韩元吉《薄倖》）

“南浦”在唐代成了曲调名，唐《教坊记》中有“南浦子”曲。到了宋代，词人又借旧曲，另制新调，“南浦”又成了词牌名。填《南浦》的词，内容多与离别亲人、羁旅愁怀，或送别友人等相关。其因为受“南浦”这一包含了离别情感之意象所影响。如：

“浅带一帆风，向晚来、扁舟稳下南浦。”²⁹⁷（宋周邦彦《南浦》）

“追思旧日心情，记题叶西楼，吹花南浦”²⁹⁸（宋程垓《南浦》）

可见“南浦”一词经过历代诗人长期的审美积淀，已形成了固定的含义，成为诗人表达离情别绪的极好意象。历史总是有一定的传承性，意象也是如此。²⁹⁹生活

²⁹⁴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906。

²⁹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35。

²⁹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2 册，页 1813。

²⁹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2 册，页 798。

²⁹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3 册，页 2567。

²⁹⁹ 崔柳青：浅析宋词中表示“离别”的主要意象，页 96。

中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感染力较强的意象一旦被某位诗人发现并较好地运用于作品中，其他诗人便会效仿、沿袭。渐渐地，这些意象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久而久之，某种感情便会沉淀在这些意象中，当人们看到这些意象时，便能产生类似的感情。

第三节 “亲”“友”“恋”“乡”——不变的抒情对象

江淹《别赋》云：“别虽一绪，事乃万族”³⁰⁰，分别叙述了七种不同的离别，其中包括了“帐饮东都，送客金谷”³⁰¹的富贵者之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³⁰²的剑客侠士之别；“边郡未和，负羽从军，”³⁰³的征人之别；“一赴绝国，讵相见期”³⁰⁴的使臣远别；“结绶千里、瑶草徒劳”³⁰⁵的游宦之别；“贺鹤上汉，骖鸾腾天”³⁰⁶的学道求仙之别，和“芍药之诗，佳人之歌”³⁰⁷的恋人之别。这七种离别，诗中皆有，而词中却以游宦之别和恋人之别为多。纵观上述七种离别，我认为可以将其七种离别概括为四种离别对象：亲人、友人、恋人及故乡，从而也体现出亲人的思念离愁、友人的聚散离合、情人的惜别分离及诗人的乡愁离绪。

³⁰⁰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¹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²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³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⁴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⁵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⁶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³⁰⁷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第2册，卷一六，页757。

（一）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亲人的思念离愁

人世间最难分离的是骨肉之情。古时许多文人因游宦、征人等等原因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独身一人闯仕途。他们身负着光宗耀祖的重任，怀揣着衣锦还乡的期待。亲人之离别在伤感之余还带着浓浓的责任和希冀。

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³⁰⁸亲切而真挚地吟颂了母爱的伟大。此诗引起了由古至今无数读者的共鸣，使之千百年以来意志脍炙人口。对于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游子而言，最为伤感及会忆的莫过于是与亲人分离的那一刻。而孟郊却以慈母缝衣这一幕来表现对亲情关注并融入了温暖和深情。虽然这只不过是极为普通的场景，但母亲的深笃之情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细微的地方流露出来。朴素自然却十分亲切感人；淳朴素淡中见其母爱的浓郁醇美。其他描写骨肉亲情分离的诗词句还有：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³⁰⁹（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³¹⁰（唐杜甫《野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³¹¹（宋苏轼《水调歌头》）

³⁰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七二，页4193。

³⁰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八，页1305。

³¹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二七，页2456。

³¹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61。

“春浦渐生迎棹绿，小梅应长亚门枝。一年灯火要人归”³¹²（宋姜夔《浣溪沙》）

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诗人思念亲人、渴望团员的真实情感，而且反映出两地分离、光阴虚度的种种无奈。

（二）“相送天涯里，怜君更远人”³¹³——友人的聚散离合

在《诗经》中就有以抒写友人的聚散离合之诗，只是有些送别之作难以确定身份。荆轲渡易水时，众人相送所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³¹⁴，其行者与送者都很清楚。到汉魏六朝时代，曹植与朋友惜别之诗甚多，其中如《送应氏》其二的“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仅觴。爰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³¹⁵足见两者之间的情谊深长。自此以后，朋友惜别之作继出不休。至唐代，其诗人十分念旧情、重友谊，李白与杜甫、韩愈与孟郊、白居易与刘禹锡、王建与张籍等许多诗人之间的交情甚笃。借此他们相互间的赠别、思念、聚合而创作的诗句多如繁星，如：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³¹⁶（唐李白《送友人》）

“邂逅两相逢，别来问寒暑”（唐韦应物《相逢行》）

³¹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799。

³¹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刘长卿《送张起崔载华之闽中》，《全唐诗》第3册，卷一四七，1481。

³¹⁴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刺客列传》第八册，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534。

³¹⁵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册，卷二零，页975。

³¹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七，页1809。

“九陌逢君又别离，行云别鹤本无期”（刘禹锡《送寥参谋东游二首》）

特别是李白与杜甫的忘年之交，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在唐代，李白的声望和影响远在杜甫之上，杜甫先后写了多首思念李白的诗，如《天末怀李白》：“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梦李白二首》：“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等等。而李白在诗中也没有忘记杜甫这位诗坛的奇才，《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沙丘城下寄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两者皆互相尊重、欣赏对方。

离别是悲哀的。但综观上述，盛唐诗人笔下的友人的聚散离合，除了感伤之外，充满了青春昂扬的气息、积极乐观的情绪、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也充满蓬勃的生命活力。这些正是盛唐的独有风貌。

相较于唐代诗人笔下的友人的聚散离合，宋代词人缺乏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及蓬勃的生命活力，却也比较着重于表现出友人之间的深挚和缠绵。苏轼和杭州知州陈述古交谊较深，苏轼为他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³¹⁷他惜别情深是因为他们志同道合。《宋史·陈襄传》，陈述古因批判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陈州、杭州。苏轼也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熙宁七年七月，陈调赴南都新任，苏轼赋此词赠别。苏轼写于同时的送述古的词句，如《南乡子·送述古》：“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

³¹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95。

不晴”³¹⁸、《江城子》：“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³¹⁹表现出苏轼对陈述古恋恋不舍之情。

辛弃疾的别友带着特定的时代特点，即在期望收复北方失地的前提下，以功业相期许。如《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³²⁰、《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³²¹。简言之，友人之间的离别大多也是倾注了对朋友的思念和祝福，真诚真挚。

（三）“动离忧，泪难收。”³²²——情人的惜别分离

在离别之情中，最难舍难分的似乎就数爱人之情了。相爱的两人要天各一方，其中的愁绪和依恋言其中的。最为著名的诗句如《诗经·国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³²³这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

³¹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74。

³¹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85。

³²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429。

³²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429。

³²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90。

³²³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31。

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痾。”³²⁴一位女子自从丈夫别后，无心梳洗，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苦不堪言。“长相思，摧心肝”³²⁵，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也是这一份相思泪和断肠愁使得情人之间的惜别分离题材咏唱不衰。

大体来说，唐诗中与恋人惜别分离可分为杜牧型和李商隐型。杜牧的《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³²⁶及“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³²⁷所赠之人显然是青楼歌妓，后来宋代词人也与之一样，离别词多为歌妓而作，如苏轼《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³²⁸此词别而不伤，足见苏轼为人之豁达。

李商隐所作的《无题》多首“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³²⁹“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³³⁰等等都是经典名句。虽然历来对他的恋情诗有着政治寄托和书写爱情两种不同的看法，但诗中之深挚的恋情是无可否认的。至于其诗中伤别对象是谁，李商隐并没一一指实。而后宋词人类似的作品当属张先《一丛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³³¹其伤别对象的身份并未表明。

其他唐诗宋词中描写“自古多情伤离别”的诗词句包括了：

³²⁴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243-244

³²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长相思》，《全唐诗》第 3 册，卷一六二，页 1687。

³²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8 册，卷五二三，页 6035。

³²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8 册，卷五二三，页 6035。

³²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399。

³²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8 册，卷五三九，页 6213。

³³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8 册，卷五三九，页 6213。

³³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76。

“春心将别恨，万里共悠悠”³³²（唐贾至《送陆协律赴端州》）

“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³³³（唐孟郊《古怨别》）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³³⁴（宋李清照《一剪梅》）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³³⁵（宋秦观《江城子》）

相较于抒写友人的聚散离合之诗词，描写爱情之别的抒情诗词大多沉痛，缠绵而多情，注入了无尽的思念和无奈，溢满了依恋和不舍。情人的离别、恋人的思念，令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自是离人魂易断，落花芳草本无情”³³⁶，这是两者间最大的差异点。

（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³³⁷——诗人的乡愁离绪

中国历朝历代以来，汉民族内部与汉民族周边民族，曾有过众多的战争，带来的是众多的出征与避乱。在《诗经》中有许多诗篇皆描绘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思乡之强烈，如《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遄。哀

³³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三五，页2591。

³³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6册，卷三七三，页4202。

³³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4。

³³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90。

³³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中《赠别》，《全唐诗》第11册，卷七四七，页8582。

³³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五，页1711。

我人斯，亦孔之休。”³³⁸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即便是幸存者皆离乡背井多年与家人就不见面，这些都令人哀伤。《豳风·东山》：“我东曰归，我心西悲。”³³⁹久征后归家途中，早已为想着家园而伤心，虽预想着家已变成“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³⁴⁰但依然“不可畏也？伊可怀也。”³⁴¹归家心切。《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³⁴²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³⁴³对于几十年远离故乡的游子来说，一股浓浓的乡愁涌上心头的那种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唐宋时期，望乡思归的不单单只是征人，文人等皆为宦游而离别故乡，这一类抒写乡愁离绪的诗可谓比比皆是：

“莫恨乡程千里远，眼中从此故乡春”³⁴⁴（唐司空图《杨柳枝寿杯词十八首》）

“共看今夜月，独作异乡人”³⁴⁵（唐张蠙《别后寄友生一作崔鲁诗》）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³⁴⁶（唐李白《秋夕旅怀》）

³³⁸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29。

³³⁹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19。

³⁴⁰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22。

³⁴¹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22。

³⁴²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595。

³⁴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贺知章《回乡偶书》，《全唐诗》第 2 册，卷一一二，页 1148。

³⁴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10 册，卷六三四，页 7332。

³⁴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10 册，卷七零二，页 8146。

³⁴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八三，页 1870。

“浊酒一杯家万里”³⁴⁷（宋范仲淹《渔家傲》）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³⁴⁸（宋柳永《八声甘州》）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³⁴⁹（宋周邦彦《苏幕遮》）

上述诗词道出了离人对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的留恋，这种诚挚的人生情感，绝对不像徐志摩所写的“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³⁵⁰那么轻松。当挥之不去的离愁占据心房的时候，古人能做的只有借酒消愁或望断天涯路，就如孟浩然所说的“天涯一望断人肠”。

³⁴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14。

³⁴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4。

³⁴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777。

³⁵⁰ 徐志摩著：沙扬娜拉一首，见《徐志摩全集》，台北：阳明书局，1983，页488。

第四章 唐宋离别诗词的差异点与成因

刘勰将历代文学特点与当时社会联系起来,如评西周上升时期的诗歌是“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³⁵¹;西周末则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³⁵²“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³⁵³所谓“风动于上”,是指政治的变化,而“波震于下”则指文学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于此可将诗词格调的变化与时代的递嬗紧密联系起来,政治的开明昏聩,社会的思潮风尚,君主的提倡扼制等均影响着作品的格调,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³⁵⁴虽说同一时代的作家风格各有异,但

³⁵¹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 时序第四十五,《文心雕龙注》下册,卷九,页671。

³⁵²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 时序第四十五,《文心雕龙注》下册,卷九,页671。

³⁵³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 时序第四十五,《文心雕龙注》下册,卷九,页671。

³⁵⁴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 时序第四十五,《文心雕龙注》下册,卷九,页675。

又有一个大致相统一的格调和情感指向，这就是一时代而论的格调和情感指向，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怒以怨，亡国之音哀以思”³⁵⁵格调受之所熏陶。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底下，诗与词的格调、情感指向和叙事视角都会受到影响。而本章在第一节时着重地谈及时代对格调的影响，而后两节则在这方面略谈，并非时代在后两节不重要，而是免于重复性论述，所以在那两节会着墨于诗词体本身对两代离别叙述的影响。

第一节 “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³⁵⁶——格调之异

本文认为，在盛唐离别诗的表现是豪迈浪漫。这可从语言所体现的春意盎然气息看出。诗中在用语方面春意浓浓，大部分诗人倾向于以欣欣向荣的春色为背景来描述离别，或以青青春色来衬托自己乐观明朗的心境，即便是天气恶劣的边塞描写，因其用语的豪迈同样透露出春天的热烈和张扬。如王维在《送沈子归江东》里说：“唯有相思是春色，江南东北送君去。”³⁵⁷尽管没有直接描写春景，却能把对朋友的惜别之情比作遮拦不住的江南江北的春色。岑参更是把依依送别的诗写得绮丽豪放，像《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³⁵⁸虽写气候恶劣的严冬，却将漫天飞雪写成春光明媚，梨花盛开之季节，以浪漫的挥马来绝去离别的伤感。

³⁵⁵ 吴惠娟著：《唐宋词审美观照》，页 218。

³⁵⁶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卷九，页 671。

³⁵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2 册，卷一二八，页 1306。

³⁵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3 册，卷一九九，页 2056。

初盛唐的离别诗词中雄浑壮的境界摆脱了以往文人描写离别时的哀怨忧伤，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上的豪迈奔放，从而也展现出明朗乐观的时代精神。就如王维所表现的离别场景：“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³⁵⁹“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³⁶⁰；孟浩然诗句“千山叠成嶂，万水泻为溪。”³⁶¹以多层次的时空画面组接，目游万里。袁行霈先生曾经说过，“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最具有宇宙意识的一位”³⁶²，这可以从李白的自我表白中看出：“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³⁶³原因在于他能够“从大处把握对象，似乎常常站在高处鸟瞰世界，能看到大景观，得到大气象”³⁶⁴这一点在他的离别诗中充分表现，如《渡荆门送别》³⁶⁵，诗里所写的送别很特殊，是长江断送自己离别蜀中。此时的诗人正当二五六，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胸胆开张，故长江两岸开阔伟丽的景象尽写胸间：“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境界阔大宏伟，“月下飞天境”，具有跨时空的飞动感，“云生结海楼”的奇幻多姿，“万里送行舟”的大幅度的时空位移，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美。“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³⁶⁶“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云隔暮云”³⁶⁷“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³⁶⁸“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

³⁵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六，页1269。

³⁶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二六，页1272。

³⁶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零，页1646。

³⁶² 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02。

³⁶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赠裴十四》，《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八，页1738。

³⁶⁴ 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页202。

³⁶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四，页1791。

³⁶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六，页1738。

³⁶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别中都明府兄》，《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四，页1784。

³⁶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送友人寻越山中水》，《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五，页1795。

³⁶⁹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³⁷⁰等，在李白大量在作品中都表现出宏大的诗境，使之取代离别的幽怨，展现出其潇洒浪漫的特色。

大唐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四百年来的社会动乱，“贞观之治”³⁷¹“开元盛世”³⁷²把多少年来人们所向往的封建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这一点极大地激励了士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时代也为庶人举仕开辟了新天地，提供了他们猎取政治功名的广阔前景。唐代沿用了隋代的科举制，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中下层地主阶级士人面前展现了一条通往辉煌前程的道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

³⁶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四，页1784。

³⁷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峨嵋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七，页1728。

³⁷¹ “贞观元年正月乙酉，改元”“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余隋之乱，比迹汤、武；政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1册，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27-48。

³⁷² “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1册，卷五，页154。

盛唐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诗歌地位得到了制度保障，这些优越的外部环境使得文人们自信乐观，求取功名之心也相对强烈，如李白所说的“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³⁷³；高适亦言“逢时当自取，看尔欲先鞭”³⁷⁴；岑参也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³⁷⁵。基于初盛唐的离别诗中通常是因为一方为了仕途进行漫游或者官员调动的需要，这样的分别并不是国破家亡时的生死离别也不是被迫离家征战，相反却是文人们迈向仕途或者升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体现出的思想往往是对离别者的祝福和羡慕，而离别者本人通常也是乐观、自信甚至是自负，充满了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雄心壮志。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称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³⁷⁶，这在其送别诗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例如他的《别董大》，虽然是在“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³⁷⁷的恶劣天气里和友人分别，但诗人并不是沉浸于悲伤之中，而是豪爽地劝慰友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人坚信朋友到了新的地方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辉煌的功绩。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首树其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³⁷⁸此诗作于王勃二十岁被驱逐出沛王府前，作者身为小儿女而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心理年龄远超生理年龄，有大丈夫气派；古来送别，都以“黯然销魂”为主调，本诗则一洗悲怨传统，在送别文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初盛唐诗人不拘泥于现实的困顿，而能

³⁷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全唐诗》第3册，卷一七六，页1802。

³⁷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高适《别韦兵曹》，《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四，页2227。

³⁷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全唐诗》第3册，卷一九九，页2060。

³⁷⁶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页861。

³⁷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四，页2242。

³⁷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五六，页678。

把目光投向未来，是因为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³⁷⁹，才会生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³⁸⁰的辉煌前景的想象。

正因为这一份自信乐观，即使是送贬谪之友，也能保持乐观高亢的基调，如高适《送田少府贬苍梧》：“丈夫穷达未可知，看君不合长数奇。江山到处堪乘兴，杨柳青青那足悲”³⁸¹，前两句是宽慰之语，但却源于对朋友人格才华的肯定，也源于自身昂扬奋发的人生意气，在“看君不合长数奇”的乐观判断中，贬谪只是人生交响中的间奏，所以后两句超越了传统的贬谪之苦、送别之悲，诗情昂扬激荡。再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写于受谗被贬时，意绪是低沉的，但“一片冰心在玉壶”³⁸²的剖白使诗篇风骨凛然，“冰心”既是诗人耿介孤高形象的象征，也是冰清玉洁的操守的象征。

盛唐离别诗的变调是从杜甫开始的，“安史之乱”³⁸³让杜甫有一种猝不及防的震惊，纷扬的战火把他裹挟进这个时代的底层，他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感受到离别中那种撕心裂肺、痛彻肝肠的痛苦，他那组著名的《三别》³⁸⁴诗的创作就出于这种目击身遇的感受，其创作观念与传统的送别诗截然不同之处起于怨刺，而这种悲怆的情味很快浸染到士大夫留别送行的诗作中，如他的《送路六侍御入朝》“童

³⁷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将进酒》，《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二，页1685。

³⁸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白《行路难》，《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二，页1686。

³⁸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三，页2221。

³⁸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四三，页1449。

³⁸³ “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十二月丁亥，安禄山陷灵昌郡。”“十五载正月乙卯，东平郡太守嗣吴王祗以兵讨安禄山。”[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1册，卷五，页150-153。

³⁸⁴ 三别即《新婚别》：“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奈太匆忙！”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一七，页2286。《无家别》：“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一七，页2287。《垂老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一七，页2286-2287。

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棉。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³⁸⁵在兵戈满地的动乱中，人生有如漂蓬泛梗，“童稚情亲”相隔四十年，本应开怀畅饮，叙说别情，但猝然相逢又猝然离别，聚散离合都是如此迷离莫测，这种别情的凄怆弥天漫地，竟使得眼前的锦绣春色也显得如此可憎。

安史之乱战火使唐朝从此走下坡路。代宗、德宗两朝，人们品味着动乱后的迷茫；宪宗的元和中兴，如昙花一现。此后就进入了王朝末期，江河日下，势不可挽。不过，漫游作为士林的文化习气，仍然盛行。特别是科举的行卷³⁸⁶和温卷³⁸⁷之风有增无减，宦游依旧频繁，祖饯赠别风气更胜往昔。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郎士元”条载：“员外，河岳英奇，人论秀异，自家形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起）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³⁸⁸有无钱、郎二氏的赠别诗，成了宦游者档次高下、时论毁誉的界标，这除了说明钱起、郎士元的诗名之外，更说明赠别诗在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光靠名气应邀出场、看面子逢场作诗，只能制造出些虽有一定技术含量但质量不高的文字产品。能在诗史上留下痕迹的是那些反映时世心态并有个性的作品，大抵以悲凉为基调。如白居易

³⁸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4册，卷二二七，页2462。

³⁸⁶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举子及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名流的扬誉决定，遂产生了时称“行卷”（即举子将自己平日得意之作呈送名流以图举荐）的风气。尚永亮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页39。

³⁸⁷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杂录》：“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牋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宋陆游《秋雨书感》诗：“门外久无温卷客，架中宁有热官书。”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三：“温卷的作用主要是再度提醒一下受卷的显人，请他对自己加以关心和注意。”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3。

³⁸⁸ [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转引自尚永亮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页36。

《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和温卷之风方兴未艾的明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芜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³⁸⁹首句写眼中的原上草，用“离离”二字传达出春草的特征。次写野草的生命力是不屈不挠，是一种愈挫愈坚的人格理想。颈联写古原：出局写古原之大，从平面写，并以“古道”暗启送别；对句写古原之古，从立面写，用“荒城”形象坐实。其中又以“芳”、“翠”关合原草，“晴”字引入光线，构造日暖草熏的春天古原整体形象。末联正面写送别：“又送”二字，关合古原上的“古道”，并暗示此道行者之频仍；“萋萋”既回应首句的“离离”，又以无边的草色暗喻无尽的别情。

大历时期，经历了战乱的诗人们在面目全非的不堪现实中痛定思痛，一种萧索凄怆的意绪弥漫在这一时期的离别诗中。“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³⁹⁰，战乱之后，回首来路，青春、活力、激情之类的感受已是恍若隔世。“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³⁹¹“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³⁹²李益将作品分为两块：前六句为一块，写久别重逢；后两句是另一块，写又别，而且是明朝之别，写尽十年阔别与聚散两匆匆的沧桑之感和悲喜交集之状。在动乱的时事中，人生的聚散已无从把握，人们的正常心理感受已被打乱，沧海桑田的巨变，竟有如梦幻，有如前世今生，偶

³⁸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7册，卷四三六，页4847。

³⁹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刘长卿《送李录事兄归襄邓》，《全唐诗》第3册，卷一五一，页1567。

³⁹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全唐诗》第5册，卷二九二，页3311。

³⁹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全唐诗》第5册，卷二八三，页3212。

然相逢，瞬时离别，更在这种人生感慨中渗入了凄怆悲苦的意味。“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³⁹³以衰草寒云衬托暮雪归人的凄凉离别，友人以“少孤为客”的不幸，漂泊不定的困厄，难以期待的相会，不禁令诗人掩面而泣。在这一时期的离别诗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眼泪，再也难看到“无为再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深情劝慰。至此，盛唐送别诗那种独特的格调已恍然隔世，只能成为人们反复追怀钦羡的盛世之音。

从时代背景来看，晚唐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整个国势江河日下，晚唐这一时期被悲凉之雾笼罩着。以由晚唐进入五代的郑谷为例，其半生沦落飘零，《淮上与友人别》更是他漂泊生涯的缩影，也是晚唐诗人共同的生活写照。其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³⁹⁴以扬子江、杨柳、杨花三种意象道出离别的季节，重复使用“杨”字，音韵回环，似乎传出惜别之际的依依不舍。第三句以“晚”来强调双方离别难舍，并非舟车至晚方发，而是双方拖延时间至“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双方终究各奔前程，相会之期难待。以尚永亮之评为结：“郑古此诗，读起来畅达流美，细品伤情无限，客观上透露出诗人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飘零感。”³⁹⁵

赵宋一朝重文轻武。重文的表现和结果至少有二：一是作为文人进身主要途径的科举大开，文官的社会地位及物质生活条件远胜于唐；二是文人的参政意识空前

³⁹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卢纶《送李端》，《全唐诗》第5册，卷二八零，页3175。

³⁹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郑谷《淮上与友人别》，《全唐诗》第10册，卷六七五，页7793。

³⁹⁵ 尚永亮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页40。

强烈。猜忌武人的结果是严重削弱国防，在与外敌斗争中处于下风，每每割地赔款换取暂时和平，这与重文造成的冗官冗费互为表里，导致民脂国力的大量虚耗。与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底气充足的唐人相比，国力孱弱、版图逼仄的北宋士人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北宋的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制，唐时盛行的行卷温卷之风已然消歇，漫游之风也因社会心理土壤的消失而盛景不再，代之而起的是羁旅行役。以柳永和周邦彦为例，两人作品中羁旅、羁思、倦客和行役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游宦成羁旅。短墙吟倚闲凝伫”³⁹⁶“展转翻成无寐，因此伤行役”³⁹⁷“吾家旧有簪缨，甚顿作天涯，经岁羁旅”³⁹⁸“倦客最萧索……叹故友难逢，羁思空乱”³⁹⁹毛晋《乐章集跋》称：“柳制乐章，音调谐婉，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⁴⁰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赞：“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⁴⁰¹刘永济《微睇室说词》曰：“后人以周邦彦与柳耆卿并称，盖二人皆长于抒写别离之情，羁旅之感。”⁴⁰²两人在描写羁旅行役之苦时兼抒发离别之伤感，如思乡、怀人等，从中表现出的伤怀是沉重的、并无初盛唐之际的浪漫，也不如中晚唐时期的凄凉，这与时代环境有关。

柳永《雨霖铃》在漂泊异乡时所抒发的愁绪：“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⁴⁰³“多情自古伤离别”意味着一种伤离惜别之情，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则为离别一句加上了层层的话语，表示当时冷落凄凉的秋季，离情更加甚于平常的时候。“更那堪”这三个字则带有一种

³⁹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柳永《安公子》，《全宋词》第1册，页63。

³⁹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柳永《六么令》，《全宋词》第1册，页56。

³⁹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周邦彦《南浦》，《全宋词》第2册，页798。

³⁹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周邦彦《绕佛阁》，《全宋词》第2册，页791。

⁴⁰⁰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第1册，页45。

⁴⁰¹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第1册，页53。

⁴⁰²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第2册，页883。

⁴⁰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26。

强烈的感情色彩，比之前的景中寓情显得更加清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表示柳永想象今宵旅途中的况味：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一阵微风轻轻地吹拂迎面而来，一弯残月高高挂在杨柳梢头，此时此刻的画面都充满了一片凄清，凄凉冷清的气氛，客情的冷落、风景的清幽、离愁的郁闷，都完完全全地凝聚在这画面之中。若说初盛唐的离别是一个浪漫的春季的话，那么北宋的离别则是多愁的秋季。文人即使无直接描写凋零的秋色，也总是难掩秋日的落寞与哀愁。周增锦《卧庐词话》云：“柳耆卿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⁴⁰⁴而此词正是如此，先以铺叙景物，后以追思。

同样的羁旅行役题材，相比起柳永的单调的描述，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⁴⁰⁵词人登上高堤眺望故乡，别人的回归触动了自已的乡情，隋堤柳只顾拂水飘绵送行色，却忽略了词人这位与归不得的京华倦客。而后难忘“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寒食节前晚，情人为他设宴送别，灯烛闪烁、哀曲与酒的情景，但“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斜阳的西下一望无际的春色，更显自己的孤单，“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这一幕一一浮现在词人的脑海里，想到这里，不知不觉的背着人群“泪暗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中点评道：“美成词，极其感慨，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如《兰陵王》柳云‘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下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

⁴⁰⁴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第1册，页55-56。

⁴⁰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787。

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书愤懑矣。美成则不然……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⁴⁰⁶

据《宋史》记载，熙宁二年，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守父丧返京，加入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一批元老重臣对王安石变法的行列，发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及《再论时政书》等，并以政见不合而乞求外任，历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吏，颇有政绩。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司马光上台执政，推行“元祐更化”，新法尽废。一些政治掮客，出于争权谋私，把这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政治斗争，演化而成排斥异己的“元祐党争”。此时此刻，原本反对王安石某些新法条文及其执行中的流弊的苏轼，曾上书司马光，认为新法中的某些利国利民者不宜废弃。苏轼生活在新旧两党之争的夹缝之中，左右夹攻之。既不容于新党掌权的元丰、绍圣年间，又因不赞成尽废新法之便民者及不喜理学家而不容于元祐年间。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人出于政治目的，从苏轼《湖州谢上表》和王安石变法时写作的诗文中深文周纳，以谤讪新政之罪弹劾苏轼，打入御史台狱100多天，受株连者30余人。这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是北宋时代发生的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不只是一场政治迫害，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影响了其创作思想、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临江仙·送王缄》为例既能看出政治影响下，词人被迫离开故乡远去他乡任职时的感受：

⁴⁰⁶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第2册，页997。

“忘却成都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⁴⁰⁷

由于仕途上的波折和频繁的迁调，思乡之情和孤寂落寞，以至于在熙宁七年秋冬间，其亡妻王氏之弟王绾到钱塘看望苏轼，归去时，苏轼在此赠词中抒发了对亡妻的悼念，送别的惆怅，故乡的思念及政治上的失意，以生离死别为此词的主脉，表现出四种复杂的感情。“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指的是对亡妻王弗的思念十年以来，不止从未停止过，而且愈加浓郁。正如他在《江神子》中所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⁴⁰⁸虽逝世十年，但从未忘却亡妻。而王绾的到来，勾起了往日的回忆，已平复的感情创伤又再次陷入痛楚之中。“故乡知好在，孤客自悲凉。”王绾此行带来故乡消息，话说故乡眉山种种情事，使苏轼知道“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一方面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又不禁悲中从来。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其情怀之恶，更是莫可名状了。“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王绾千里来访，使苏轼十年积闷能对内弟一恸，亦可使其愁怀稍得舒展，在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现在王绾又匆匆离去，当然更使苏轼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愁、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使这别愁与古往今来一切的单纯的别愁顿有钧铢之别。“殷勤且更尽离觞”意在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顾随分析此词：“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

⁴⁰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68。

⁴⁰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87。

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⁴⁰⁹

靖康元年冬，经过诸多鏖战之苦，金兵破汴京。十一月辛酉，钦宗至青城粘没喝军，陈国庭、孙傅等从，奏表请降。金人索金 1000 万锭、银 2000 万锭、帛 1000 万匹；又索京城御马 7000 匹马，少女 1500 人归之。次年四月，金人大肆搜括金银财宝，共获金 37.8 万两、银 740 万两，衣缎 104 万匹等。然后掳徽、钦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 3000 人北去，“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府、州、县图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⁴¹⁰。北宋王朝被金人灭亡的惨状，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据史载，“帝自离青城，顶青毡笠，乘马，后有监军随之。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号泣”，行至大都，“金人以太上皇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未几，徙之韩州。令下之后，尽空其城，命晋康郡王孝騫等九百余人至韩州同处，给田十五顷，令种蒔以自给”⁴¹¹。后死于五国城。

靖康之变，一大批词人身经丧乱之苦，心怀家国之痛，在抒写离别时渗透着浓厚的悲愤之情。绍兴八年，秦桧决策主和，向金屈膝投降。金派出使臣，竟使用了“昭谕江南”的名义。消息传来，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柯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和议，指出“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表示“义不与桧等

⁴⁰⁹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页 638。

⁴¹⁰ [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 432-435。

⁴¹¹ [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三，页 436。

共戴天日”，请斩秦桧等三人，并要求拘留金使，兴师问罪。结果，胡铨除名编观昭州，改监广州都盐仓。四年后，秦桧又策动谏官弹劾胡铨“饰非横议”，胡铨因之除名编管新州。途过福州时，张元干作《贺新郎》词为胡铨送行：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412

这首词题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慷慨激越，熔忧国忧民之思、指斥投降误国之怒、仗义送别之情、时局抑郁之怀于一炉。上片述时事，描写“靖康之变”及统治者投降卖国政策对中原地区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突出中原沦丧、“故宫离黍”“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的残败景象，谴责朝廷求和政策；下片写别情，以道义相激励，突出爱国志士的博大胸怀、凛然正气和蔑视群丑的英雄性格，表现出作者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⁴¹³上片壮行，举国家之奇耻大辱以激之，张民族之磅礴正气以励之，希望章森以“万夫雄”之态使金，维护民族尊严；下片述志，旨在呼唤千古不灭的民族英魂，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抒发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与必胜信念。特别是“尧

⁴¹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393。

⁴¹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703。

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精警奇肆，慷慨激越，吐气如虹，豪气逼人，可作中兴檄文读之，为一代宋词所罕见。

辛弃疾《鹧鸪天·送人》虽为送人离别之作，但其中颇有世路艰难之感，反映了作者当时已历经仕途挫折，心中深有感慨。“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⁴¹⁴词人把送别场面凝缩成“唱彻”而“泪未干”，展示出形象的凄苦情状。

“功名馀事且加餐”。视功名为“馀事”，或者说“志不在功名”，在封建社会真如凤毛麟角。辛弃疾“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的《鹧鸪天》词云：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簇拥千军万马，突破重围渡江投奔大宋朝廷，固是爱国壮举，但也是为了功名。所以视功名为余事而劝如餐，反映出的更多的是激愤，是反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以景映情，烘托点染。先写江中之水：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后写空中之云：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把行色的凄凉况味，推上一个高层次。“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无论“离”，无论“合”毕竟都是个人间的事，它们只是“今古恨”的一种，言外之意是国家的分裂、人民的苦难，较之个人的悲欢离合，是更值得关注的事。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指自然虽险恶，但人生之路更艰难。这两句托意深刻，正应辛弃疾的身世遭遇并包容如今带湖闲居种种生活的体验在内。写

⁴¹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3册，页2425。

得内蕴丰富，寄情高远，绝少“黯然销魂”情绪，“英雄感怆，有在长情之外”，由此词正可悟出。

钱钟书先生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又指出：“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⁴¹⁵。所谓“风气”，一指民风，即社会习俗之风；二指文风，即文学宗尚之风。南宋辛派爱国词人的崛起，是政治之变和社会生活之变的必然结果，从中影响了这一时代的离别词的格调。

第二节 由“情”至“愁”——情感指向的转变

在唐代离别诗中可以看出，其诗中是主要叙述“情”，虽为伤感却也注入了人与人之间的“情”。唐人重情，可从傅若金《诗法正论》所云：“唐诗主于达情性，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⁴¹⁶戴良《皇元风雅序》亦云：“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⁴¹⁷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八立“唐诗主情”一则云：“唐人诗主性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⁴¹⁸一众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肯定。

⁴¹⁵ 钱钟书著：《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台北：书林出版社，1990，页1。

⁴¹⁶ 傅若金《诗法正论》，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43。

⁴¹⁷ 戴良《皇元风雅序》，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43。

⁴¹⁸ [明]杨慎《升庵诗话》，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43。

所谓“情”包含着唐人思想情感的各个方面，爱情、乡情、别情、友情、恋情、亲情、妓情、人情、宦情，乃至家国之情。⁴¹⁹本文认为在离别诗中唐人所重之情，主调是友情，其次是亲情。诸如李白，其送别诗之意，可作为唐人注重“友情”的典范之作。如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所写。离别诗之重“友情”，本文认为有两点可以探讨其原因：一是唐人注重功名，在长期的宦游生活中，结交的朋友，与日俱增，亦深感友情之可贵；二是唐人仕途舛厄，离乡背井之苦，诗酒成为他们排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以诗会友，以酒会友，乃是其人生旅途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

相比起唐代离别诗，宋代离别词中都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多以愁为基调。其“愁”包括了闺愁，离愁，乡愁，相思之愁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宋词》中共计有 3845 个“愁”字。⁴²⁰为何会以“愁”为基调？最大的因素在于社会人生，如第一节所论，宋代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民族的忧患意识、变法改革及抗战救国使整个宋代文学都表现出那种沉痛和激切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虽宋代“重文轻武”多了从政的机会，但朝政内部的权力之争，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的局势，使文人更多的是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然词是宋人派遣感情纠葛的特效良方，他们皆将离愁别恨尽抒于词中。

唐代文人积极入世，对建功立业所抱有的蓬勃热情到了宋代开始转移。宋代文人则多以冷静的历史沉思，更着重内在感受，所以在宋词创作中，颇多闺愁、离愁。从这种创作表现可看出唐至宋离别情感指向的转变，即宋代已从唐代的重“情”转为重“愁”。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期，宋词创作鼎盛，离愁内容是词人身世之叹

⁴¹⁹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44。

⁴²⁰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46。

相结合，如范仲淹边塞词“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⁴²¹对故乡的思念；秦观“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⁴²²的离愁别恨；贺铸“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⁴²³的断肠句；周邦彦“断肠院落，一帘风絮”⁴²⁴的缕缕艳情等，无不情辞哀婉，愁肠莫解。

而词体本身也使情感指向着重于“愁”。如蔡镇楚和龙宿莽言之：“词为之体，如闺中思妇，虽天生丽质，却愁绪纷纭，无以解脱”⁴²⁵。宋人多以柔媚之笔写艳情，借美人香草以寄托缠绵悱恻之思，追求一种“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⁴²⁶。

女词人李清照《漱玉词》更是以“愁”为主调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南渡之前是闺愁，是离愁。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写婚后丈夫出仕后的离别相思之愁：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愁。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⁴²⁷

⁴²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范仲淹《苏幕遮》，《全宋词》第1册，页14。

⁴²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秦观《江城子》，《全宋词》第1册，页590。

⁴²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贺铸《青玉案》，《全宋词》第1册，页659。

⁴²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周邦彦《瑞龙吟》，《全宋词》第2册，页767。

⁴²⁵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47。

⁴²⁶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页26。

⁴²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4。

词中深婉而细腻地抒发了词人对丈夫外出后，生活的空虚和寂寞、怨与愁和词人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叙述了丈夫外出后，自己无所适从的状况：“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描写情真意切的心理：“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更有描写面对离别无可奈何的神态：“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怨与爱互相交织，愁与思结为一体。

其他前期作品如《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⁴²⁸也是触景生情，思念远方之人，抒离情别绪之作；《一剪梅》：“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⁴²⁹；《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⁴³⁰；《行香子》“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浓愁。云阶月地，关锁千重。”⁴³¹；《念奴娇》“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被冷香销醒梦觉，不许愁人不起。”⁴³²等都抒写了离别之愁与相思之苦，感情深挚而凄婉，流露出深闺少妇对正当爱情生活的追求。在这些词中都可看出作者几乎每一篇词都有注入“愁”字，这并非说代表“愁”的作品必须有“愁”字在词里头，而是从这些例子中更能看出李清照虽言离别，但其“愁”胜于其“情”，即较注重内在的感受。

南渡之后，词人心灵的展示是乡思之愁，是家愁。作品偏向于抒发了词人对离别故土、失去丈夫的愁情与哀怨，如《菩萨蛮》对离别故土的感慨：“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⁴²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4。

⁴²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4。

⁴³⁰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3。

⁴³¹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6。

⁴³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8。

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⁴³³；再如她的《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⁴³⁴词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离乡背井之苦，国破家亡之痛，使她感到烦闷，只有酒来消愁。可是白日的漫长，词人只好酒醒喝团茶，梦后闻瑞香，借此来排除心中那股离别家乡的愁苦。她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雁也过，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⁴³⁵和《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⁴³⁶等都抒发了词人离乡背井的愁闷。

第三节 “男”与“女”——抒情视角之变化

在唐宋离别诗词中，抒情视角可分为男性视角、女性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两代的抒情视角的差别较明显是在于男性视角的变化和女性视角的崛起。而第三人称视角通常是在于离别之后，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用回忆来书写离别之际或离别之前的情景，也有些是在离别之际，主要是叙述者跳出那一时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景。如：而贺铸的《芳草渡》：“留征辔，送离杯。羞泪下，撚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⁴³⁷以旁观者的角度看那妻子在离别之际对丈夫的叮咛和离别时难

⁴³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3。

⁴³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5。

⁴³⁵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9。

⁴³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209。

⁴³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674。

舍难分的情景。这一类型的抒情视角在唐宋离别诗词中皆有，差别性不太明显，因而本文不太着重于这一部分。反之，更多着墨于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

（一）男性视角的变化

唐代的男性在抒写离别情感时，并不完全是伤感的，也有鼓励与安慰。如论文前边提到的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劝好友道：“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⁴³⁸不要在分手的歧路上因离别而悲伤，像青年男女一样地别泪沾巾。及高适《别董大》的诗歌中安慰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⁴³⁹前路有知己，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来鼓舞他的心，激励其心志。另以王昌龄的《送柴侍御》为例：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伤感。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⁴⁴⁰

这首诗大约是诗人贬龙标尉时的作品，柴侍御可能是从龙标前往武冈，诗是王昌龄为他送行而写的。⁴⁴¹起句即点出了友人要去的地方。“流水”“通波”再加上一个“接”字显得江河相连，道无险阻，更给人一种两地比邻相近之感。“云雨”“明月”两地相同，“物因情变”，“两乡”竟成了“一乡”。“道是无情却有情”虽言不“伤感”实则为了宽慰友人，将“离伤”强压心底，不让它去触发和感染对方。运用既乐观开朗又深情婉转的语言，以减轻对方的离愁。

⁴³⁸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五六，页678。

⁴³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二一四，页2242。

⁴⁴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四三，页1452。

⁴⁴¹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135。

从男性视角的宋代离别词，虽不及女性的愁绪之细腻，但也不像唐代离别诗的男性视角般阳刚，其铁心肠化为了绕指柔，充分的表达出男性对于离别的沉重苦痛，但又不能像女性般林立的倾诉，因此词中更多是透露着浓浓的无奈。如柳永《浪淘沙》：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更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愁极。

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闋。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殢雨尤云，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⁴⁴²

第一片写主人公夜半酒醒时的忧戚情思；第二片追思以往相怜相惜之情事；第三片写眼下的相思情景。词作从“梦觉”时所见、所闻写起，说窗风吹息寒灯，夜雨频滴空阶，可知并非天亮觉醒，而是夜半酒醒。造成凄凉孤寂心境的根源是久作天涯客，辜负了当时和佳人的山盟海誓。从前的欢会情景，今夜变成了忧愁和凄戚。以“愁极”入此阕十分自然地转入对于往事的“追思”。所思佳人虽未曾道出她的身份，但由“饮散歌闋”来看，可知是一位侍宴歌妓。“再三”“几度”显示出两人之互相爱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期，再由回忆过去的相欢相爱回到眼下通夜不眠的现实当中来。悔恨当初不该出游，这疏隔乃自家造成。主人公设想：不知何时

⁴⁴²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3。

两人才能相聚？到那时，他一定要在低垂的帷幕下、玉枕上，轻轻地向她述说：他在此地，是如何夜夜数着寒更，默默地思念着她。

再例柳永的另一阕词《忆帝京》：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辗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恹恹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⁴⁴³

此词是男性视角下的男性心理描写。首二句“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大约描写的是在离别的当晚，在凉凉的天气、寂寞的气氛中，诗人“乍觉别离滋味”。“乍”字，极好地道出了男性在此事、此时的心理特点，具有男性特色。通常男人在离别的那一刻，往往比女人豪爽，并不是说男人就不“伤离别”，而是他的离愁别绪往往来得迟一些。“薄衾小枕，凉天气”的环境、器物描写带有小巧柔美的女性特点，这是婉约派的词中的特征。虽然说以长夜难眠来表现思念，但词中的“起了还重睡”的那种刚性、有力度的动作，和“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的那种焦躁，却是很有男性味儿的情感心理表现。⁴⁴⁴“也拟待，却回征辔”的描写，在一个男人的心中，只是一种愿望罢了。男人不会因对伴侣的牵挂而做出把车往回赶的婆妈动作。所以“又怎奈、已成行计”是描写男人不得已的心理，表现出男人无奈的心理，但离愁别绪毕竟是离愁别绪。虽然“乍觉别离滋味”男人的心也会高兴不起来，“寂寞恹恹地”，对着身旁的伴侣唯有“负你千行泪”了。

⁴⁴³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61。

⁴⁴⁴ 谭德晶著：《唐诗宋词的艺术》，页352。

纵观上述两首离别诗词，可见从唐至宋男性角度的转变：唐代的离别诗中，男性形象和心理皆比较阳刚，虽为伤感、断肠但心理描写并无宋代离别词中男性心理那么细腻和婉约。反之呈现出的是男人的粗狂和潇洒，不轻易将内心之悲哀表露出来。而宋代离别词中男性内心刻画更为细腻、明显而委婉的抒发离别之际或离别之后，心里的难受、痛苦和无奈，并且毫不含蓄的书写出男人对“佳人”的思念和牵挂。这种男性视角的转变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所提的历史背景之外，宋代男性形象表现的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次的描绘，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等都与宋词的体式有关。以王国维之言为据：“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⁴⁴⁵这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评述，包括了本文所要表达的词之体制、功能在抒写离情别绪时对男性视角的影响及转变的原因。

（二） 女性视角的崛起

女性视角在古代男性文人的作品中即大量存在。据《全宋词》收录，宋人以男性写女性而作闺阁之词者，不下百千，诸如题为“闺怨”“闺情”“闺思”“伤春”“惜春”“别情”者，在宋词中屡见不鲜。⁴⁴⁶男性作为抒情主体而写女性的闺阁之思，闺怨别绪变成了男性词人的内心独白，只是在叙述之际是以女性的角度和口吻

⁴⁴⁵ 王国维撰：《人间词话》，页 19。

⁴⁴⁶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81。

来代言。宋词中男子作闺音来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虽多，但唐代也有此类作品，但数量相较于宋词少。如李白《春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⁴⁴⁷

此诗描写着仲春时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伤情，盼着丈夫的归来。草之绿，让她联想到身处远地的丈夫也会想到要归家吧！一片春光将两地相思贯穿起来。这也把他们俩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表现出来。“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似乎有点矛盾，丈夫的归来不是应该开心吗？为何会断肠呢？元代萧士赉为此加以评述：“燕北地寒，生草迟。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⁴⁴⁸这便是看似不合常理，实则内含感情之浓密所在。后两句是以思妇的口吻来叙说“春风”的不识趣，吹进孤眠独宿思妇的闺房，令思妇思念丈夫的愁绪变得更浓烈。

王昌龄的《闺怨》也是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叙写与情郎分别以后的思念和矛盾的心理：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⁴⁴⁹。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⁴⁵⁰

⁴⁴⁷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五，页1712。

⁴⁴⁸ [元]萧士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转引自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255。

⁴⁴⁹ “翠楼”即青楼，古代显赫之家楼房多饰青色，因这里的平仄要求用“翠”，且与主人公的身份、与时令季节相应。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130。

⁴⁵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卷一四三，页1446。

此诗写闺中少妇从“不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少妇在春天的早晨，经过细心的打扮后，登上自家的高楼赏春景。陌头柳色是春天最为常见的春色，然主人公正因为这陌头柳色而触发对远在他方的情郎的思念。联想到他们俩分别当年折柳赠别，如今千里悬隔，内心的伤怀，使她顿时冒起后悔的念头。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当时人们“觅封侯”的一条重要途径。⁴⁵¹正因为孤独和思念，所以“悔教夫婿觅封侯”。

明李东琪《古今词论》指出：“诗庄词媚，其体原别。”⁴⁵²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云：“长短句各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⁴⁵³张炎《词源》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⁴⁵⁴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若词，则男子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⁴⁵⁵词以艳丽委婉为文体的特色，已注定了女性视角在宋词上的地位。且看宋词中男性笔下的女性视角，如晏几道的《虞美人》描述女主人公倚阑望月，盼人归来之情：

“曲阑干天如水，昨晚还曾倚。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罗衣著

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箏前。”⁴⁵⁶

⁴⁵¹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130。

⁴⁵² [明] 李东琪《古今词论》，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79。

⁴⁵³ [宋] 王炎《双溪诗余自序》，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4。

⁴⁵⁴ 张炎《词源》，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4。

⁴⁵⁵ [清] 田同之《西圃词说》，转引自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4。

⁴⁵⁶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 1 册，页 320。

起句可见她已连续几夜倚阑而望，希望盼得个情郎归来。“天如水”指天之清朗，以之衬托月亮之皎洁。别后，男人迟迟不归，令她感到焦虑，只好相信月圆人团圆这传统说法。所以每逢月圆她便倚阑“望人归”。女主人公倚阑望月从希望到绝望，等待无望使她悟知痴想成虚，道出：“罗衣著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罗衣被收藏时间之久，才会“破”但昔日之体香犹在，可见她对旧情之念念不忘。以“一春”表示分离时间之久，“懒调弦”“两行闲泪”则为离别所带来的痛苦和悲伤之深。

秦观《减字木兰花》也是写一位独处高楼的女子怀念伴侣的愁绪：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依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⁴⁵⁷

起句“天涯旧恨”点出了女主人公所愁所念之人在天涯之远，而且已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才会有“旧恨”。独具高楼，无人作伴，其凄凉可知，此时却无人问津。这里所指之“人”可推断为女主人公所思之“人”。轻烟袅袅，盘转之状犹如她内心的愁，回肠百转。过片则将女主人公的内心刻画转为外表的描绘：迎着春风的她愁眉深锁。其愁由内心渲染至外表，沉重得任由春风怎么吹也舒展不了她的愁眉。其愁何来？因为“过尽飞鸿”。旧有鸿雁传书之说，仰见鸿雁，自然会想起远人的书信。而她在高楼频望依旧，就连飞鸿都过尽了还是盼不到所思之人的音讯，怎么会不言愁呢？

⁴⁵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592。

中国文化强调阴阳调和，唐宋词中的女性视角便是以女性方式表达，如“香草美人”。这一抒情视角离别形象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中国诗坛由男性作家主宰文学的局面，建立了以女性视角为核心的新的视觉形式。女性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揭示。然唐宋女性作家，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嫔妃名媛，女冠尼姑，歌妓舞姬，闺秀才女。《全唐诗》收录其诗者凡一百二十六人，主要诗人有武则天、上官婉儿、花蕊夫人、薛涛、鱼玄机、李冶。其中存诗最多者，花蕊夫人有一卷一百五十三首、薛涛一卷八十七首、鱼玄机一卷四十九首、武则天一卷四十六首。⁴⁵⁸然在唐代离别诗中，女性作家的作品比起宋代的离别词是相对于少的。在这方面着墨较多的都是身处民间的歌妓舞姬，而生长在深闺幽宫中的嫔妃名媛和闺秀才女则少之又少。本文于此选择以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为例：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⁴⁵⁹

枫生江上，西风来时，满林萧萧之声，很容易触动人的愁怀，而诗人再以枫叶之多写愁绪之重，将愁绪加倍。极目远眺，江桥掩映于枫林之中；日已垂暮，但还不见他乘船归来，传达出诗人的焦灼。前两句叙述了诗人所盼之人未归，而后两句则将盼望转为思念，用江水之永不停止，比相思之永无休歇。朱自清曾评此诗为：“论七绝的称含蓄为‘风调’。风飘摇而有远情，调悠扬而有远韵，总之是余位深长。这也配合着七绝的曼长的声调而言，五绝字少节促，便无所谓风调。”⁴⁶⁰

再看薛涛的《送友人》：

⁴⁵⁸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79。

⁴⁵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 13 册，卷八零四，页 9152。

⁴⁶⁰ 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页 1374。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⁴⁶¹

句中暗暗兼用了《秦风·蒹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⁴⁶²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去、思而不见得怀恋的情绪。可以“隔千里兮共明月”，是一种慰勉的语调。这与前两句的隐含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着。诗中提到“关塞”，大约友人是赴边去吧，那再见自然很不易了，除非相遇梦中。不过美梦也不易求得，行人又远在塞北。李白《长相思》有言：“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⁴⁶³“关塞长”使梦魂难以度越，更何况“离梦杳如”，连梦也新来不做。

随着宋词的繁荣发展，李清照、魏夫人、朱淑真、吴淑姬等一代女性词人如异峰突起，女性成为宋词的抒情主体之一，以女性之笔写女性之情。作为抒情主体的宋代女词人，较之于唐代女诗人出现明显变化：唐代“女诗人”多出于宫闱、青楼、道观，如上官昭容、李冶、鱼玄机、薛涛；而宋代女词人则多出于名门闺秀，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文学修养，如魏夫人、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等，多能自立和自强，并且可与男子比肩，自称“居士”，如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⁴⁶⁴，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⁴⁶⁵及孙道绚自号“冲虚居士”⁴⁶⁶等等，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然她们也身处多事之秋，饱尝兵燹乱离之苦，备受家破人亡之痛，并非娱己悦

⁴⁶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2册，卷八零三，页9133。

⁴⁶²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本，页422。

⁴⁶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3册，卷一六二，页1687。

⁴⁶⁴ 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页455。

⁴⁶⁵ 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页421。

⁴⁶⁶ 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页438。

人，而是作词以抒情，故在离别方面，佳作如林。由于本文上一节已以李清照为例，故此篇试以魏夫人和朱淑真之作为例：

“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敛双眉。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窗西，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⁴⁶⁷

魏夫人《系裙腰》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稠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⁴⁶⁸

朱淑真《江城子》

前首词写离别之夜。梦醒后的女主人公感到丝丝凉意，一是周围环境的清冷，一是内心的孤寒，即与爱人分别孤枕独眠的孤寂，少了身边的温暖而觉寒。这些使女主人公愁眉不展，只好一个人暗自垂泪。不识趣的月光还投射到小窗子里，勾起了她对离家在外的男子的既爱又恨的感情。词中所抒的离别相思之情坦率、热烈和劲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女主人公强烈的个性和深挚的思念。

⁴⁶⁷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1册，页348。

⁴⁶⁸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2册，页1819。

后一首词叙述女子对男子的思念之情。在风雨飘摇，春寒料峭的时节，女主人公独自追忆与伴侣一起欢会的时光。而今，伴侣不在身边，唯有她一人凭栏垂泪，痴痴地望着行人的归路和远处的青山。夜晚在梦中与他相会，醒后才发现是场梦。但周围似乎依然被愁恨笼罩著，辗转难眠，空自惆怅。“天易见，见伊难”表达了对他的强烈思念。词中从白天写到夜晚，从追忆回到现实，反复叙述了对男子的恋情，最后发出强烈思念的呼喊声。

比较唐代男性笔下的女性视角、女性笔下的女性视角以及宋代男性笔下的女性视角、女性笔下的女性视角，其中明显可见的差异点在于：一、虽然宋词和唐诗一样是由景入情，但它的主要表现力和艺术性，并不在它的高度呈现和境界，而是其音韵。那就是宋词所表现出来的直接倾诉的抒情力量，不想唐诗般的含蓄，欲言未尽。二、虽然唐诗也有直抒情怀，但由于句式和格律的限制，使它的直抒情怀很难达到如宋词般的灵活和多姿多彩。三、宋词注重设色。所谓设色，就是在描绘外物和人时，着力将对象描绘得轻柔艳丽，使之富于装饰感、色彩感。⁴⁶⁹若借用闺房女性的语言说，设色就是梳妆打扮、就是涂脂抹粉，就是挽起新颖的环髻，戴上别致的钿翘，如此这般以使词能更加绮丽、更有姿色。⁴⁷⁰魏塘曹学士云：“词之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⁴⁷¹张中行也说：诗和词的分别“还可以找到深一层的根据。……诗，由三百篇起，基本上是供生角用的，所以常常搬上庙堂；词就不然，而是基本上供旦角用的，所以起初，唱的场所限于花间、尊前。……诗入士大夫之手，没有入乐的约束，自由发展，士大夫气就会越来越重。词就不然，唐、五代，

⁴⁶⁹ 谭德晶著：《唐诗宋词的艺术》，页 243。

⁴⁷⁰ 谭德晶著：《唐诗宋词的艺术》，页 244。

⁴⁷¹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页 179。

如敦煌曲子词，都是出于歌女之口的，以后文人仿作，依调填写，心目中也还是在写供歌女用的歌词。”⁴⁷²这都说明了宋词具有明显的女性的阴柔美的特征。如上述的宋词中，“天如水”“灯花耿耿漏迟迟”“斜风细雨作春寒”将自然景物写得轻柔细腻，“金炉”进过“金”字设色，使词更具色泽之美。“锦屏绣幌”“衾稠”“单枕”“罗衣”都是唐诗中常写到的器具，宋词中不但沿用此用具，而且运用的数量更为多，且将之修饰的更加精致，把闺中情形写得更加有声有色。“小篆香”“前香”等句是作品不单单呈现闺房的情景，而且还具有体香或是“女儿香”嗅觉。“黛蛾长敛”“敛双眉”等都是为了人物形象而设色。

“继承与开拓”——结语

论文论述的异同点中可梳理出一条明确的“复变”脉络。所谓“复古”即后人承传前人的创作规格与艺术，并借鉴过往的作品后，运用于自身作品当中；“复变”

⁴⁷² 张中行：《桑榆自语》，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页412。

则为在“复古”中求革新、改变。宋代文人继承唐诗所以留下来的文化和艺术造诣，灵活的运用在宋词中。如文中第二章所分析的相同点，除了送别方式雷同外，尤其在时空背景的意象方面更是大量的被沿用，如“春秋二季”“黄昏”“月夜”等都是在唐、宋两代离别诗词中常见的景物。离别诗中所抒情的对象也离不开“亲人”“友人”“恋人”及“故乡”。

虽然宋代离别词中继承了唐代离别诗，但并不代表宋词完全没有创新的空间。由于两代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在环境背景的影响下，其离别诗词的格调和情感指向也会随之而改变。初盛唐的国泰民安使诗人们处于安裕的生活，诗歌所表现的格调也就没有南宋词人来得愤慨，毕竟南宋时期经历了“靖康”之变，国家的动荡不安都使人们在言“离别”时，都抱有“相见时难”的负面想法。

宋词中的叙事视角也有明显的革新。“男性作闺音”与大量女性词人如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等等的崛起开拓了词中女性视角。离别情感女性形象具有了自己特定内涵，女性的心灵世界得到更广泛的揭示，离别情感得到了更加细致的描摹。男性叙述视角也不再停留于“欲言还休”，而是更为细腻地将人物心理的悲哀和忧愁刻画出来，使读者可以进入文本中感受其主人公的悲与忧。这方面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宋词具有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总言之，唐宋离别诗词中所体现出的异同点正正说明了宋代离别词对唐代离别诗的继承与开拓，而通过比较使本文可以更全面性的阅览两代离别诗词的特点。

参考书目（以拼音顺序排列）

1.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蔡镇楚、龙宿莽著：《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1。

5. 陈直著：《三辅黄图校正》，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6. 程千帆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邓乔彬著：《唐宋词美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
8. 傅道彬著：《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 [清] 蘅塘居士著，[清] 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
11. [宋]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黄岳洲、茅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13. [北魏] 贾思勰撰：《齐民要术》，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 [宋] 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 刘洁著：《唐诗题材类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6.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 [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 [晋] 潘岳著，董志广校注：《潘岳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21. 钱钟书著：《管锥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 钱钟书著：《七缀集》，台北：书林出版社，1990。
23.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4. 尚永亮主编：《唐宋诗分类选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5. [梁] 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26. [汉] 司马迁撰，[宋] 裴骃集解，[唐] 司马贞索引，[唐] 张守节正义：
《史记·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 谭德晶著：《唐诗宋词的艺术》，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28. [明] 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29.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
30. 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31. 唐圭璋选释：《唐宋词简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2. [晋] 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3.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34. [魏] 王弼注，[唐] 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
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5.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
36. 王国维撰：《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7.王洪、田军主编：《唐诗百科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 38.王兆鹏著：《唐宋词名篇讲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39.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
- 40.吴惠娟著：《唐宋词审美观照》，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41.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 42.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43.[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4.[汉] 许慎撰，[宋]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5.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6.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台北：阳明书局，1983。
- 47.[宋]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48.叶嘉莹著：《迦陵论词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9.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50.张中行著：《桑榆自语》，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 5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
- 52.[南朝梁] 钟嵘著，古直笺，曹旭导读，曹旭整理集评：《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53.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4.[宋]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期刊论文（以拼音顺序排列）

1. 崔柳青： 浅析宋词中表示“离别”的主要意象 ，《安徽文学》2009 年第 7 期。
2. 董武： 略论唐诗中的赠别诗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6 期。
3. 海刚： 浅析盛唐诗歌中的黄昏意象 ，《昌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4. 胡花：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消魂怎地又销魂”——试说中国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的相思情结 ，《安徽文学》2006 年第 9 期。
5. 刘春生： 千愁百怨寄秋情——宋词中的“悲秋”主题 ，《北方论丛》2007 年第 2 期。
6. 刘蕊杏： “折柳赠别”民俗考略 ，《安顺学院学报》2007 年第 9 卷第 1 期。
7. 刘艳： 浅谈古代诗词中的月亮意象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 28 卷第 1 期。
8. 肖瑞峰： 酒与别离诗词 ，《古典文学知识》1994 年第 2 期。
9. 殷宪： 唐别离诗漫谈 ，《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年第 1 期。
10. 张玉璞：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齐鲁学刊》2002 年第 5 期。
11. 郑玉梅： 浅析唐宋离别诗词的抒情模式 ，《安徽文学》2008 年第 7 期。

